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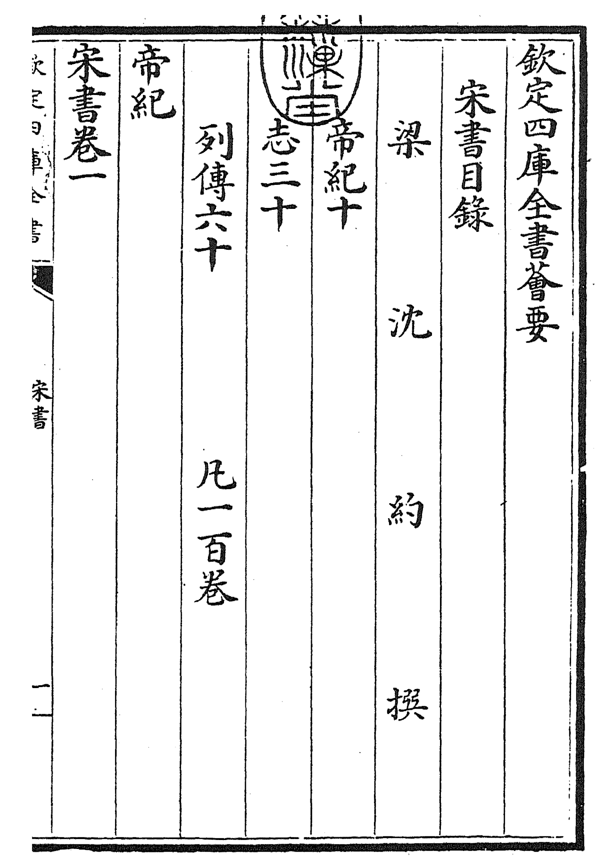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書卷一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宋書目錄

梁　沈　約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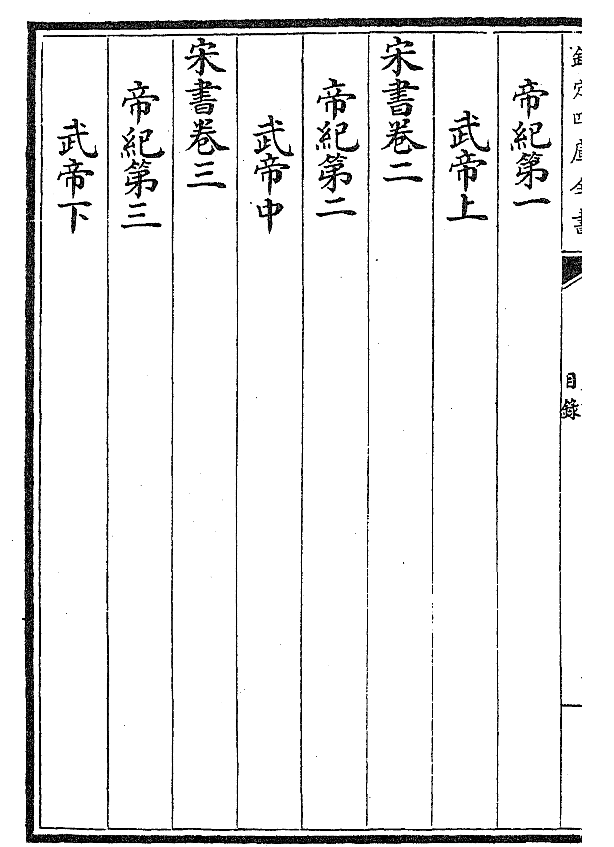
帝紀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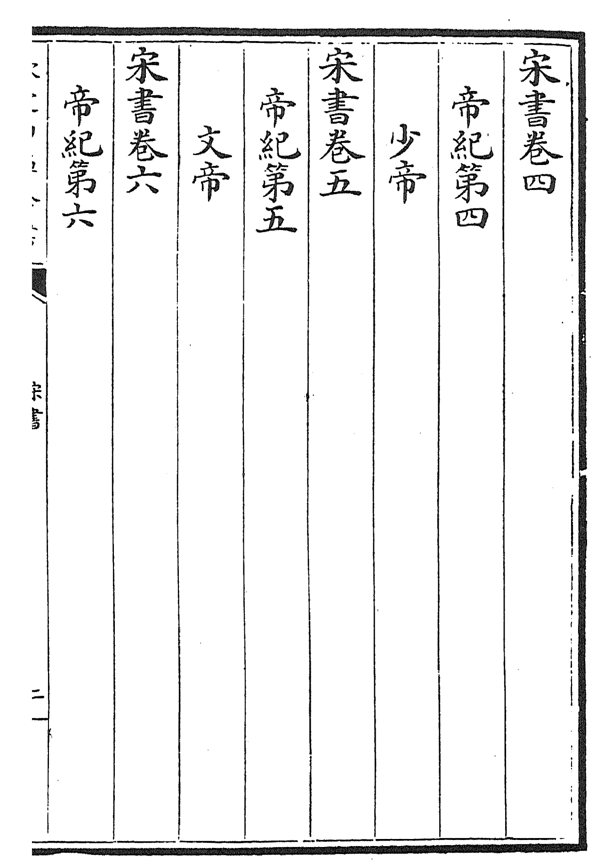
志三十

列傳六十　凡一百卷

帝紀

宋書卷一





宋書卷四

帝紀第四

少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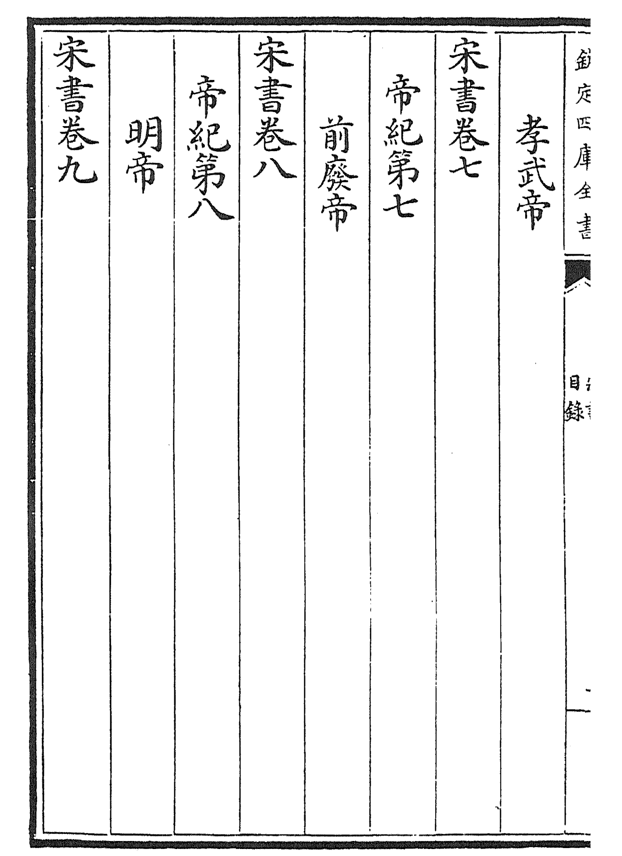
宋書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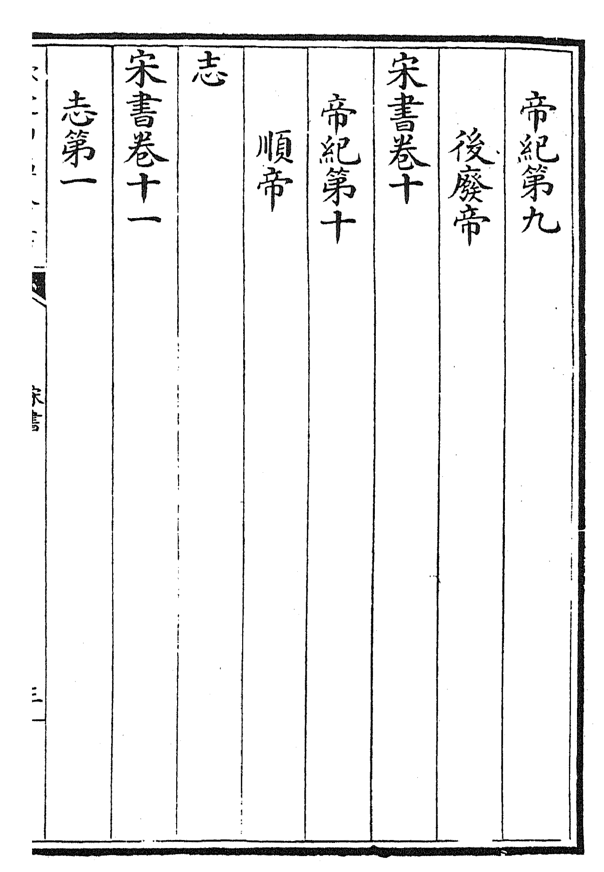
帝紀第五

文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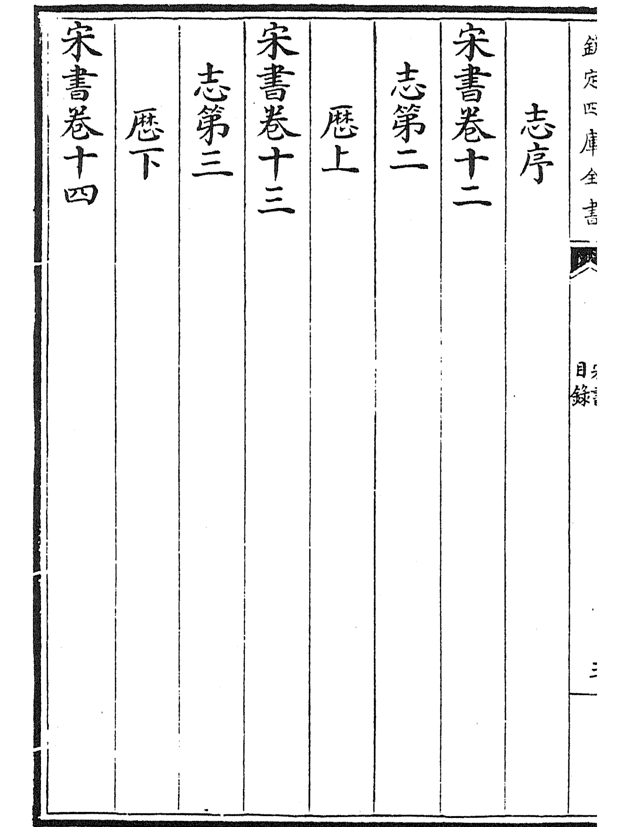
宋書卷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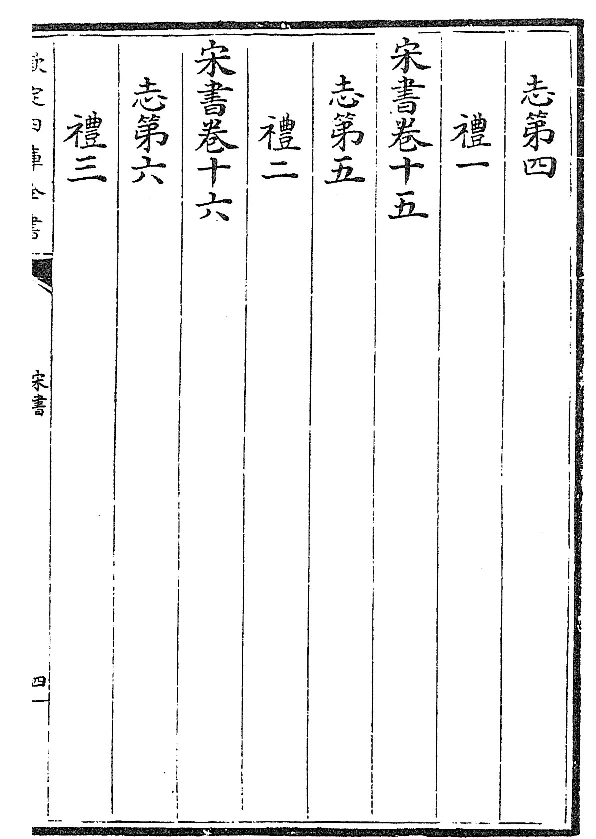
帝紀第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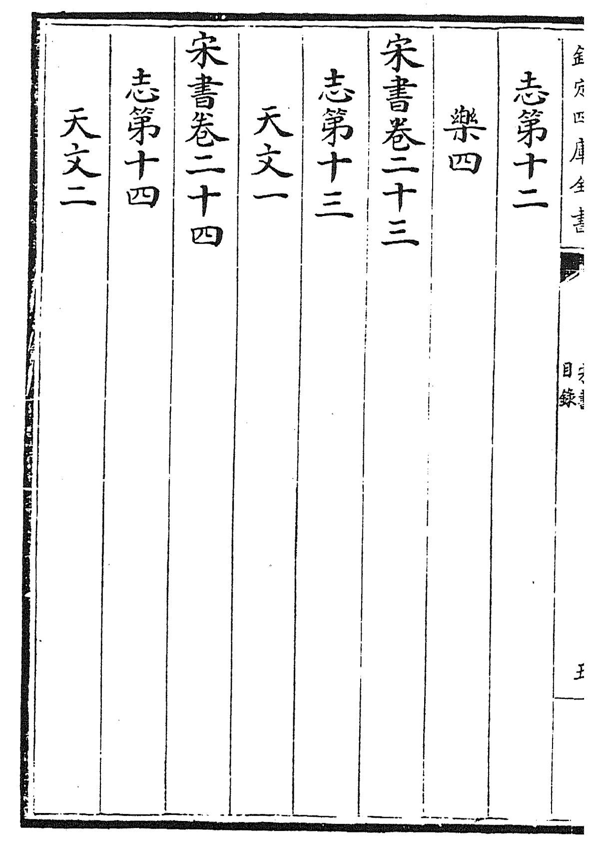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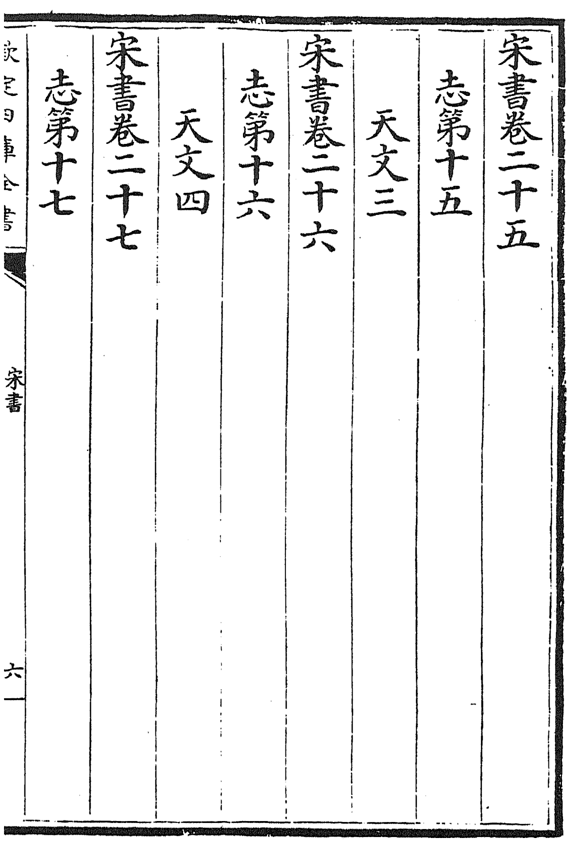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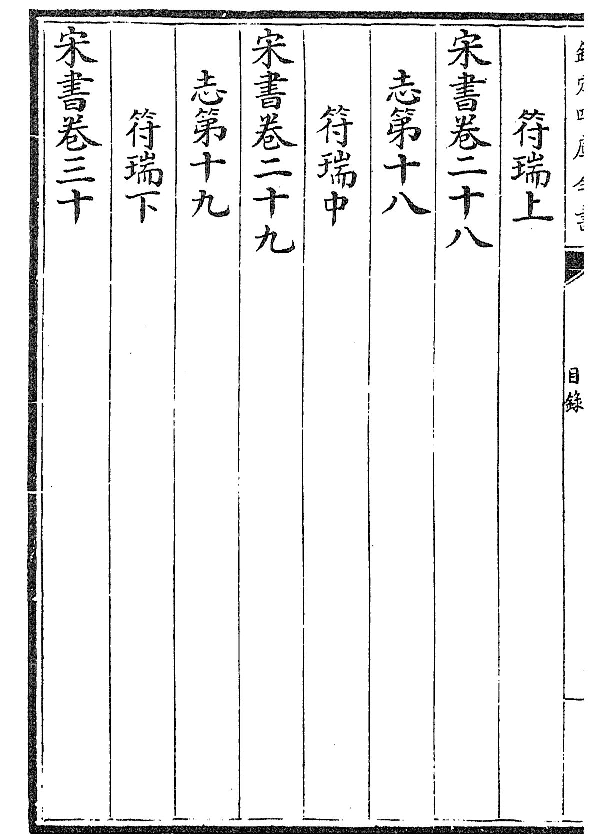
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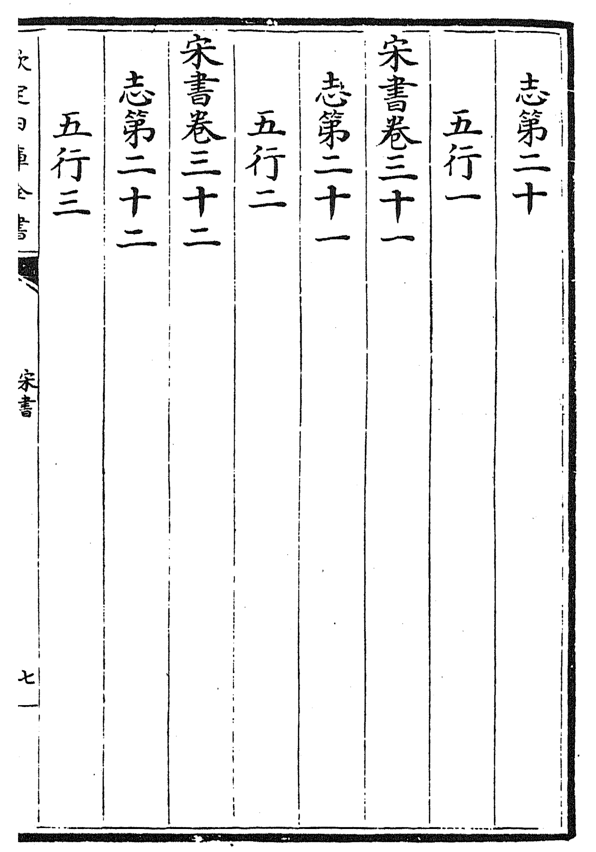












志第二十

五行一

宋書卷三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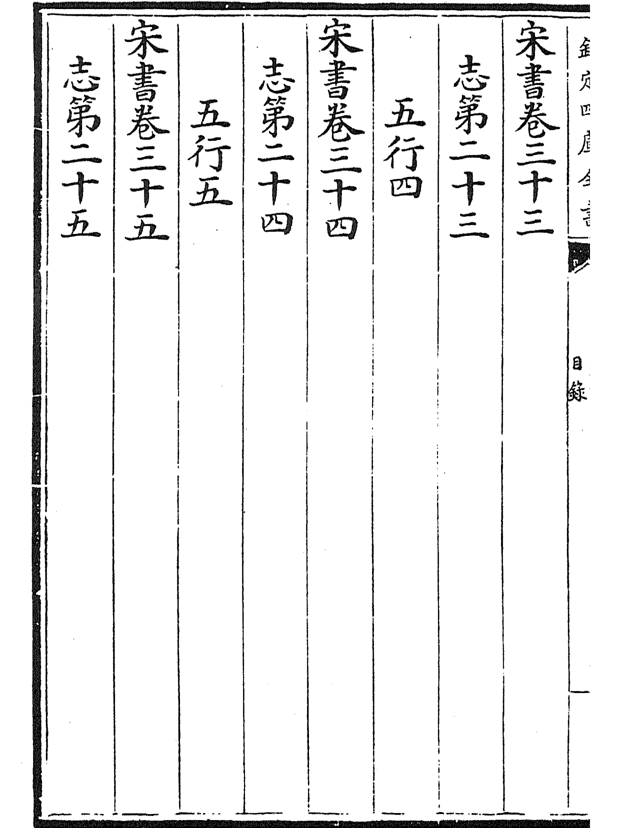
志第二十一

五行二

宋書卷三十二

志第二十二

五行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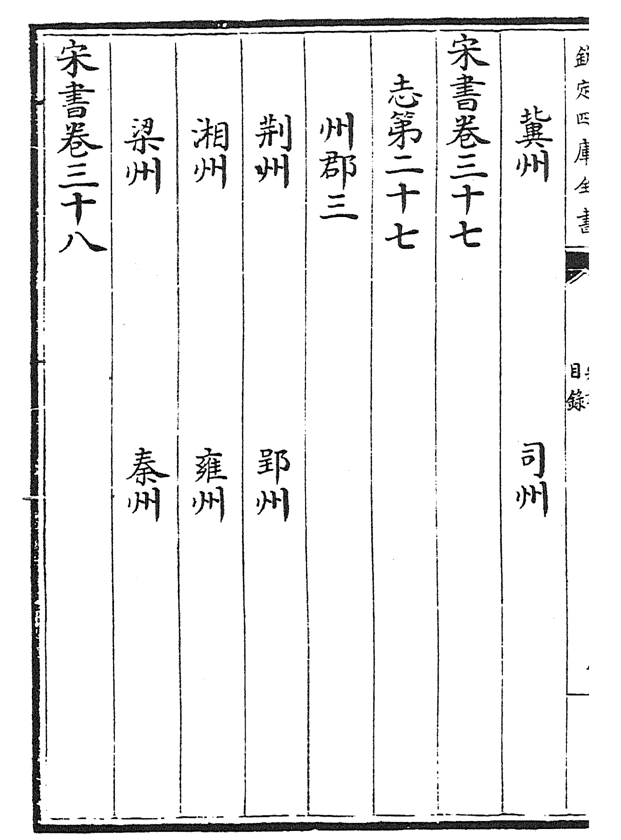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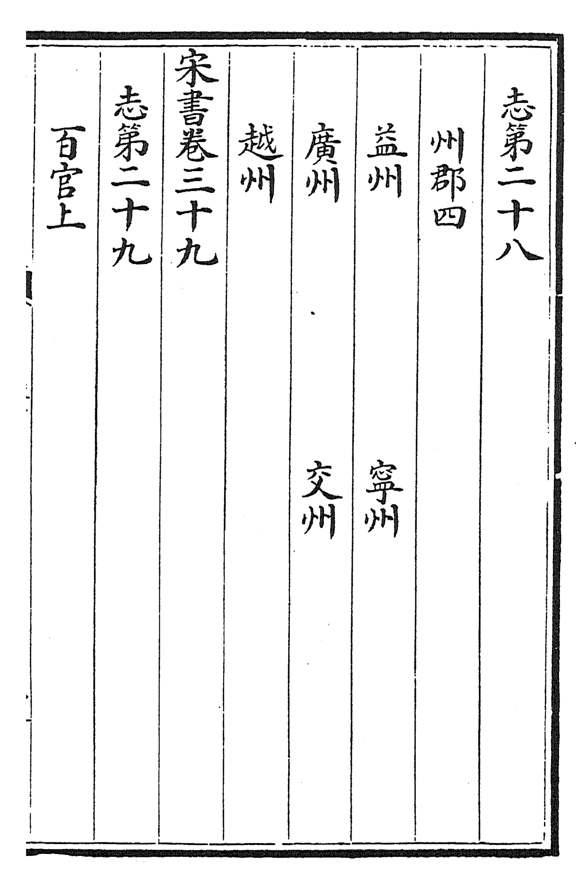
州郡一

宋書卷三十六

志第二十六

州郡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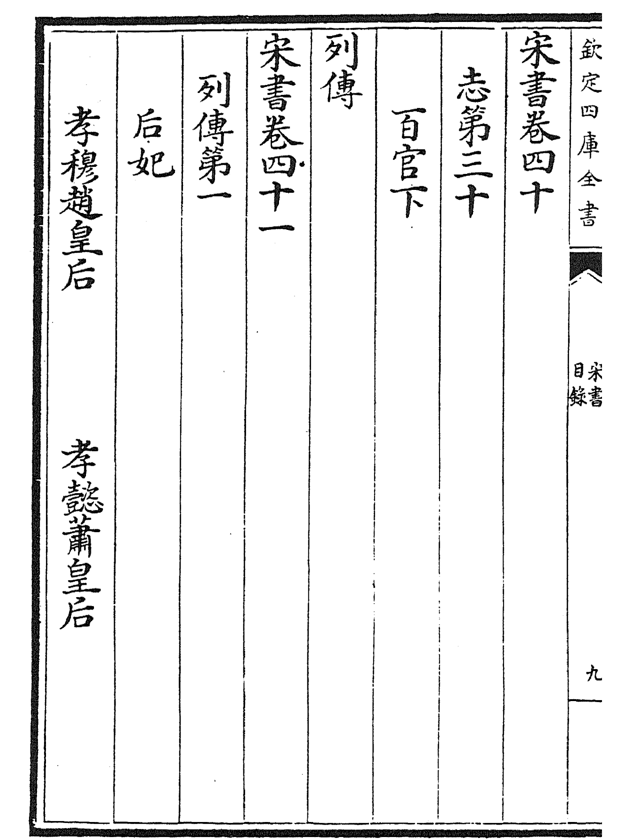




志第二十八

宋書卷三十九

志第二十九



宋書卷四十

志第三十

百官下

列傳

宋書卷四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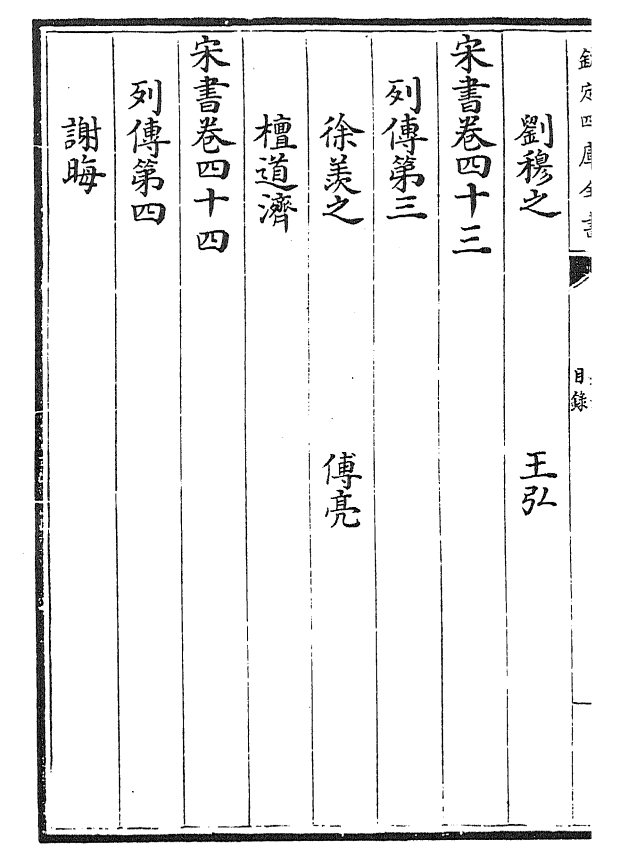
列傳第一

后妃

孝穆趙皇后　孝懿蕭皇后

宋書卷四十二

列傳第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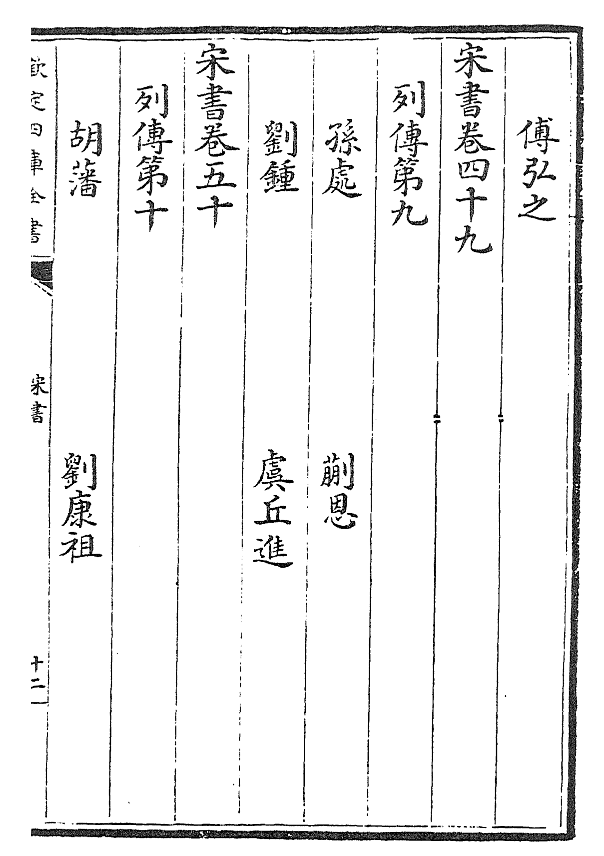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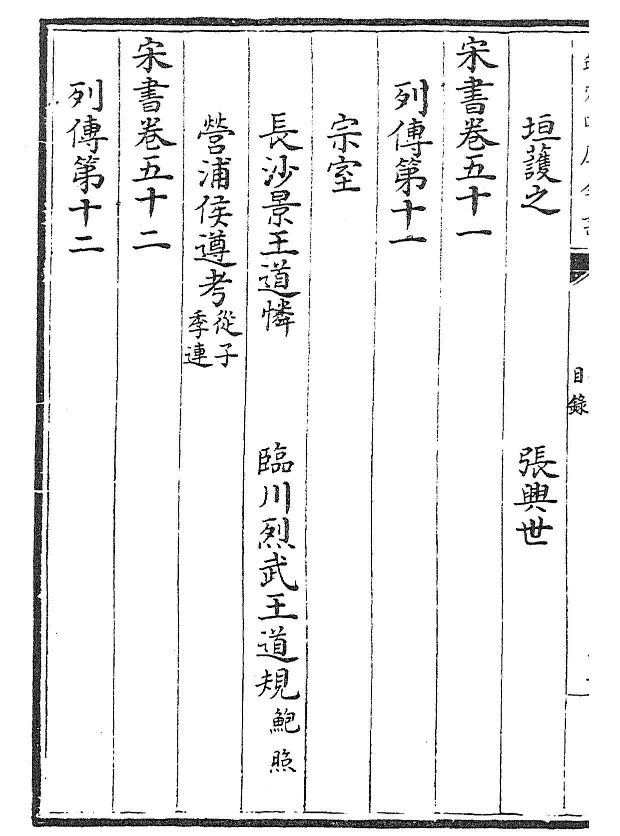
宋書卷四十五

列傳第五

宋書卷四十六

列傳第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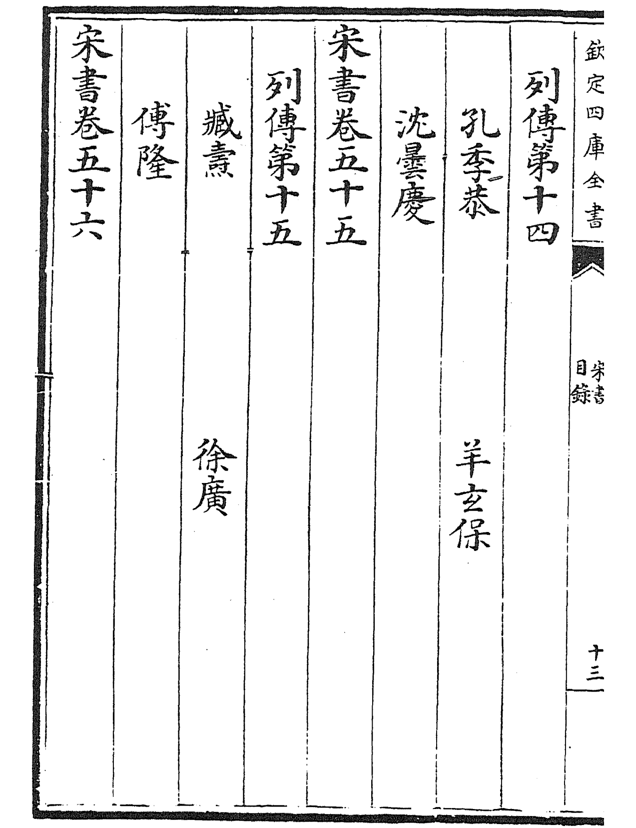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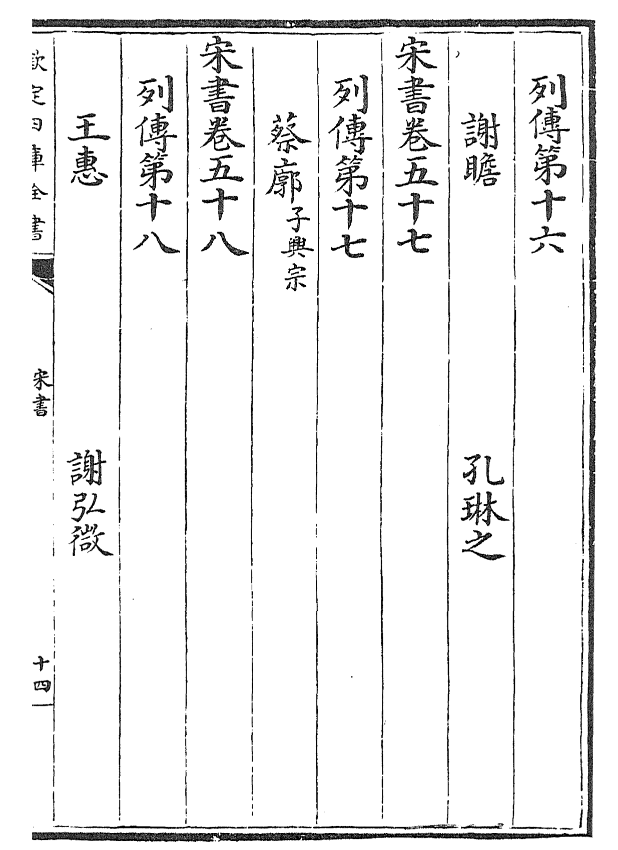


宋書卷五十三

列傳第十三

宋書卷五十四




列傳第十六

謝瞻　孔琳之

宋書卷五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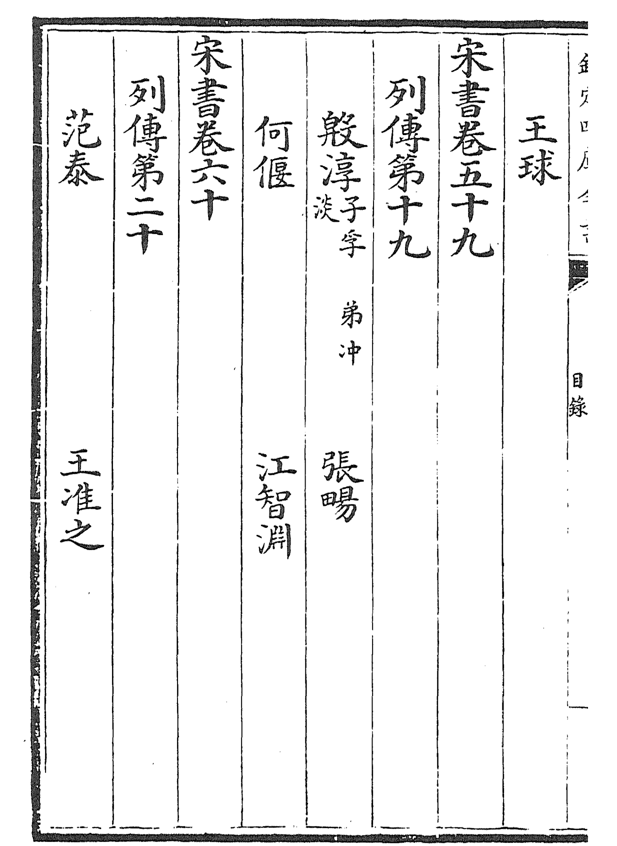
列傳第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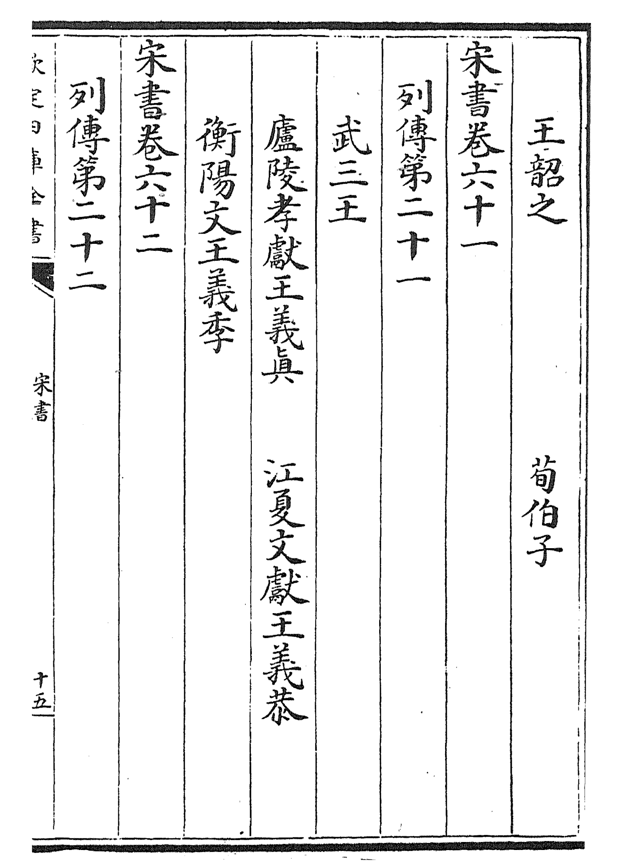
蔡廓子興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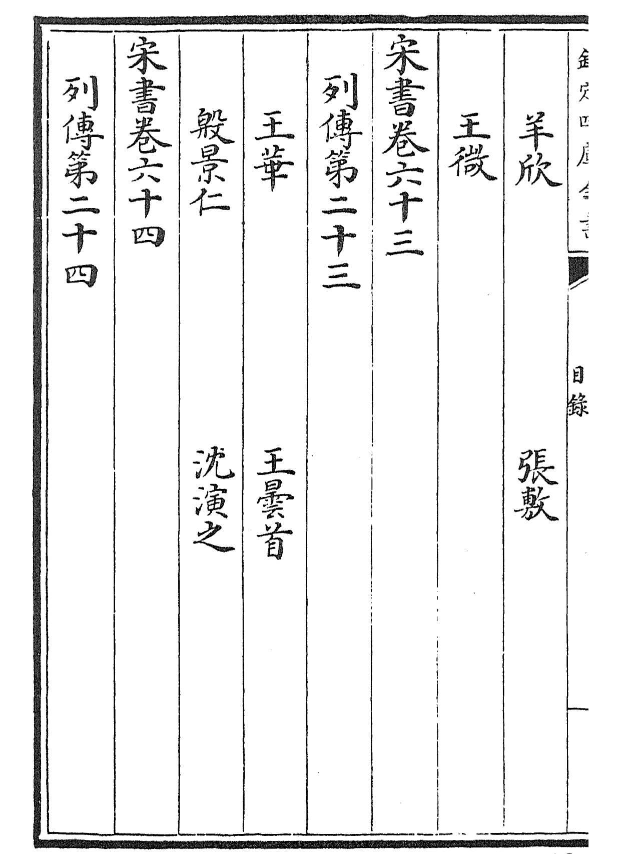
宋書卷五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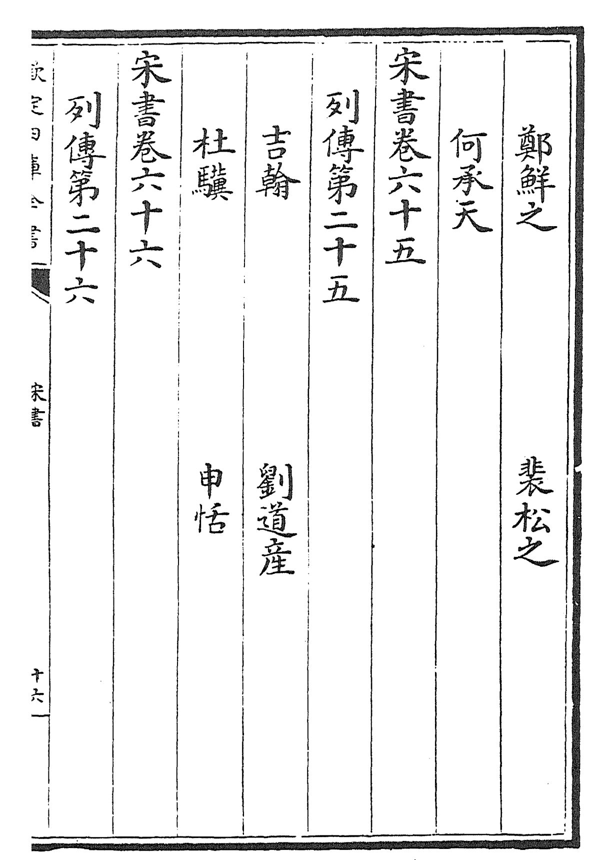
列傳第十八

王惠　謝弘微









鄭鮮之　裴松之

何承天

宋書卷六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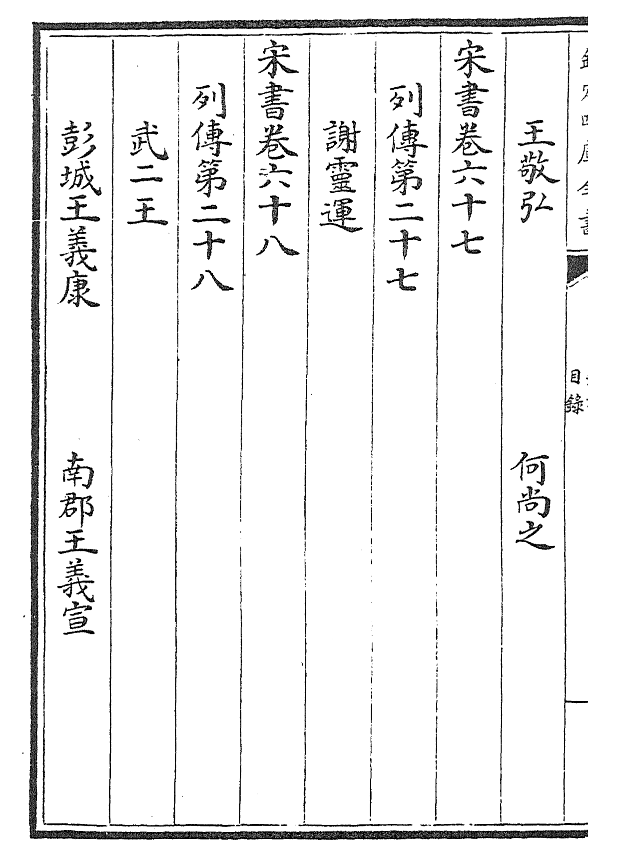
列傳第二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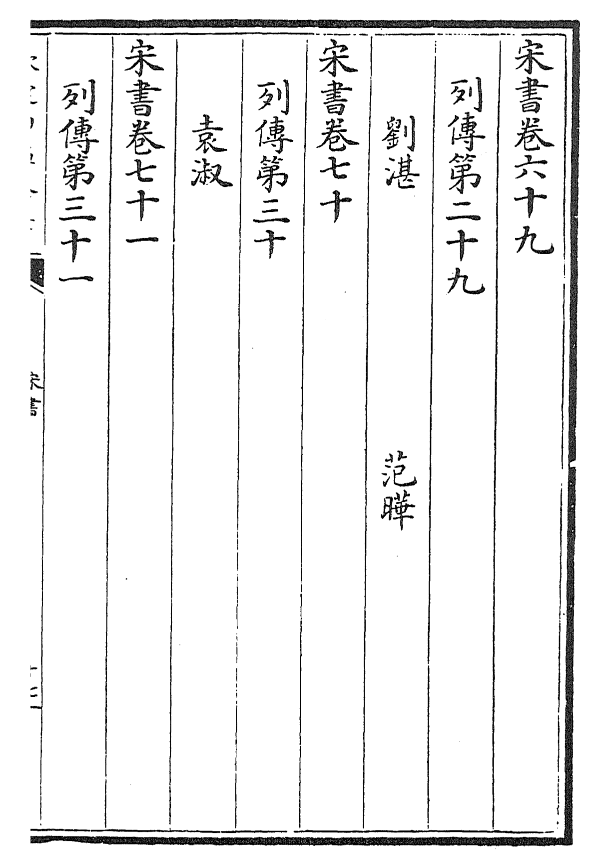
吉翰　劉道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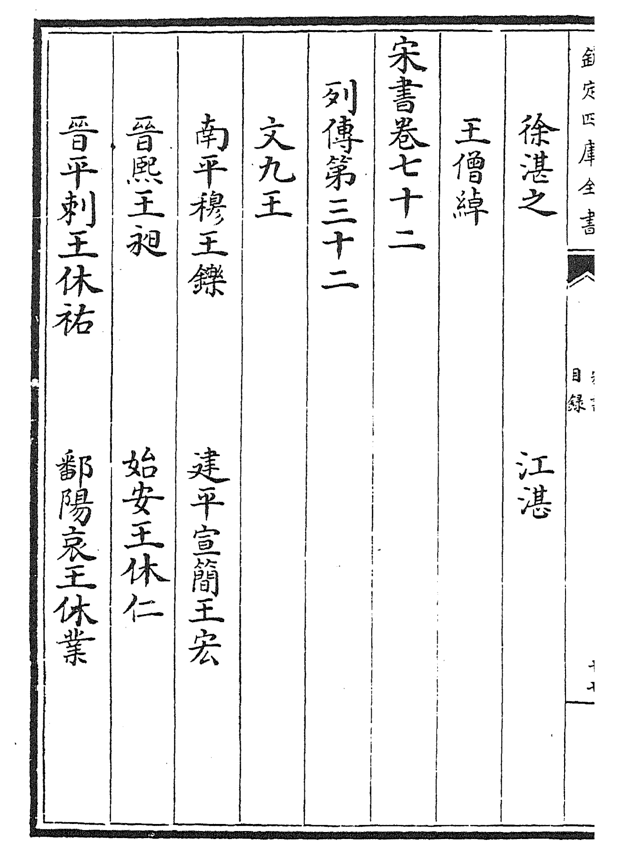
杜驥　申恬

宋書卷六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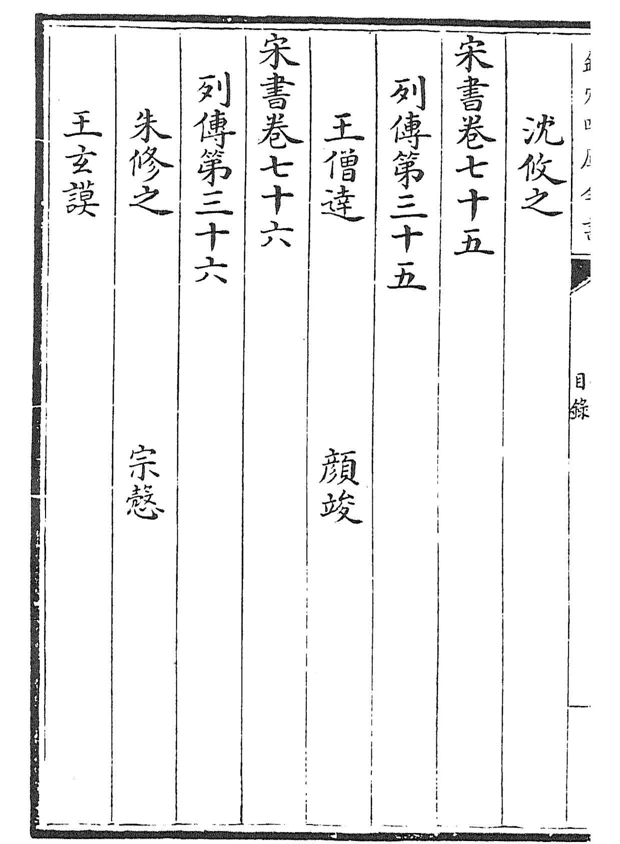
列傳第二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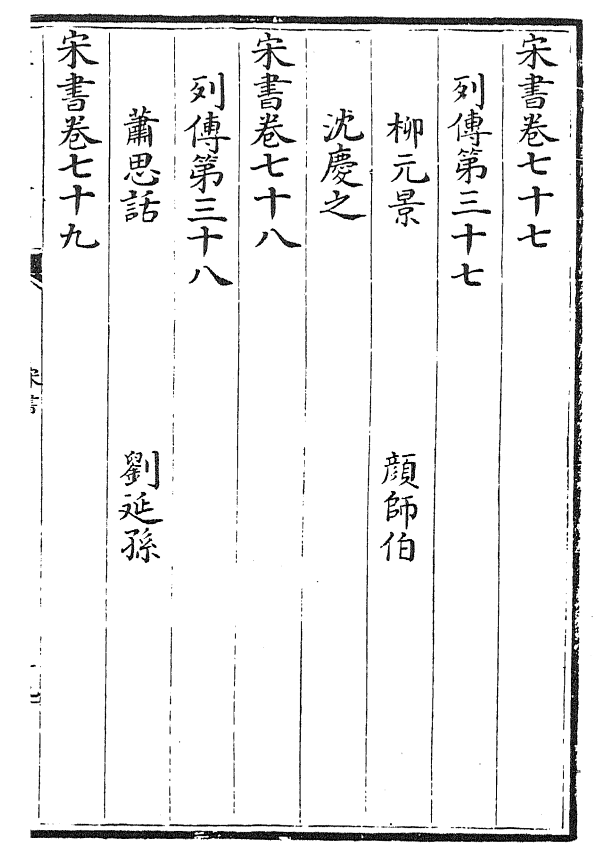






臨慶冲王休倩　新野懷王夷父
巴陵哀王休若
宋書卷七十三
列傳第三十三
顔延之
宋書卷七十四
列傳第三十四
臧質　魯爽





宋書卷七十七

列傳第三十七

柳元景　顔師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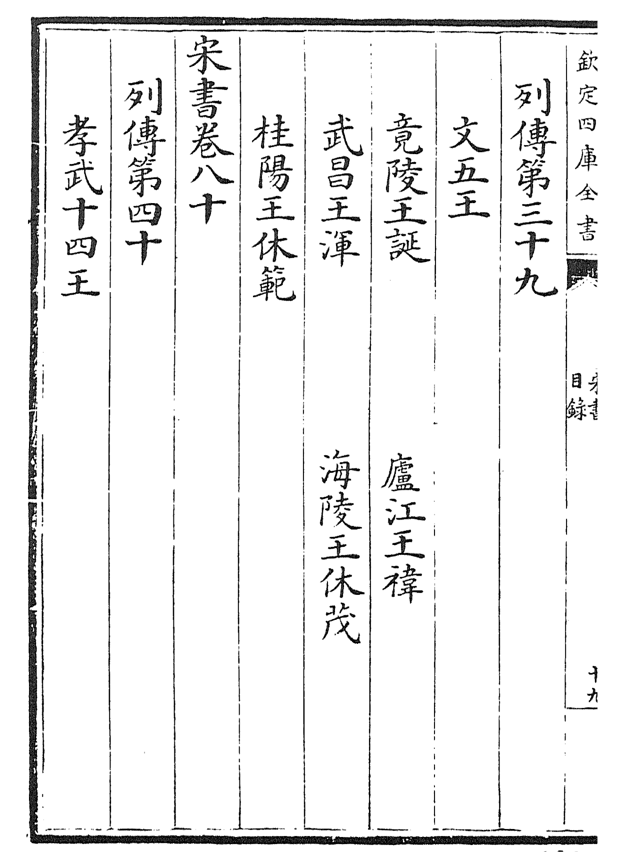
沈慶之

宋書卷七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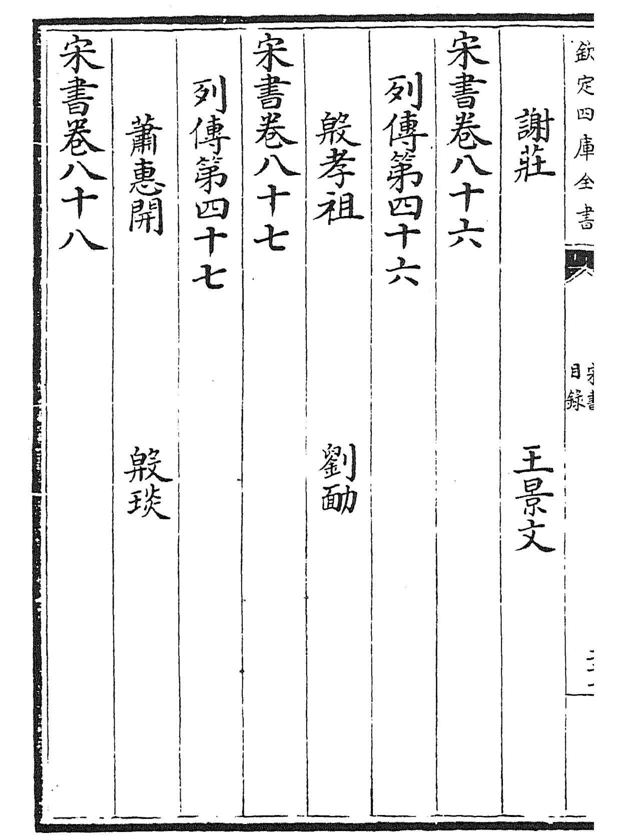
列傳第三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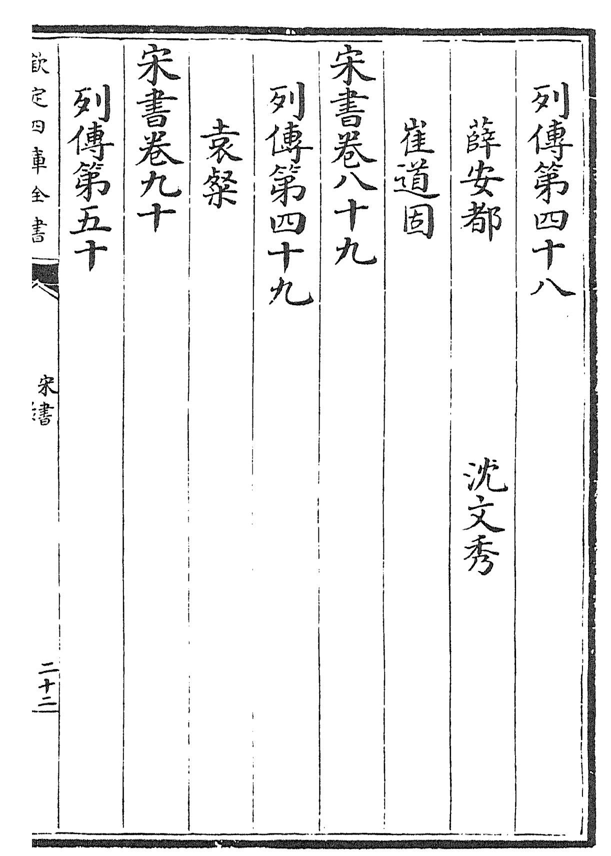
蕭思話　劉延孫

宋書卷七十九



宋書卷八十一





明四王

邵陵殤王友　隨陽王翽

新興王嵩　始建王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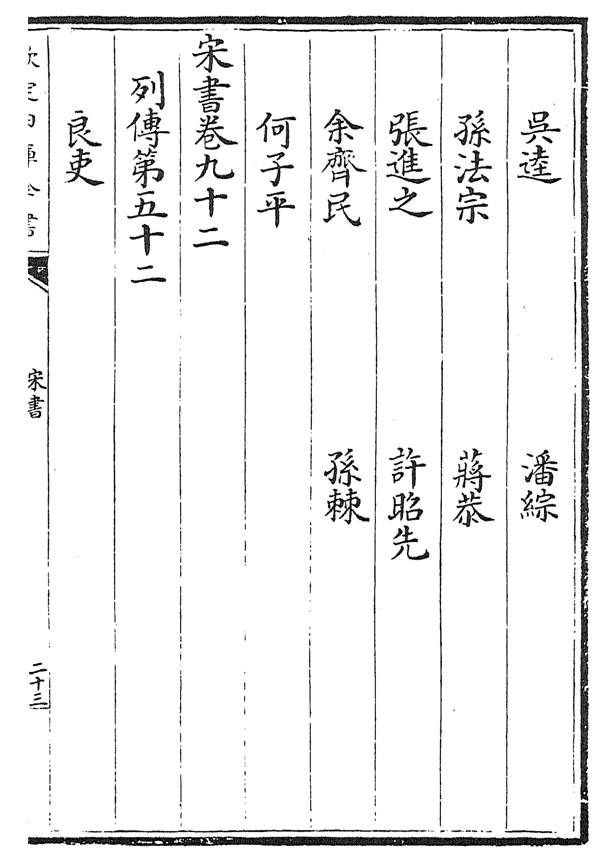
宋書卷九十一

列傳第五十一

孝義

龔頴　劉瑜

郭世道　嚴世期



吳逵　潘綜

孫法宗　蔣恭

張進之　許昭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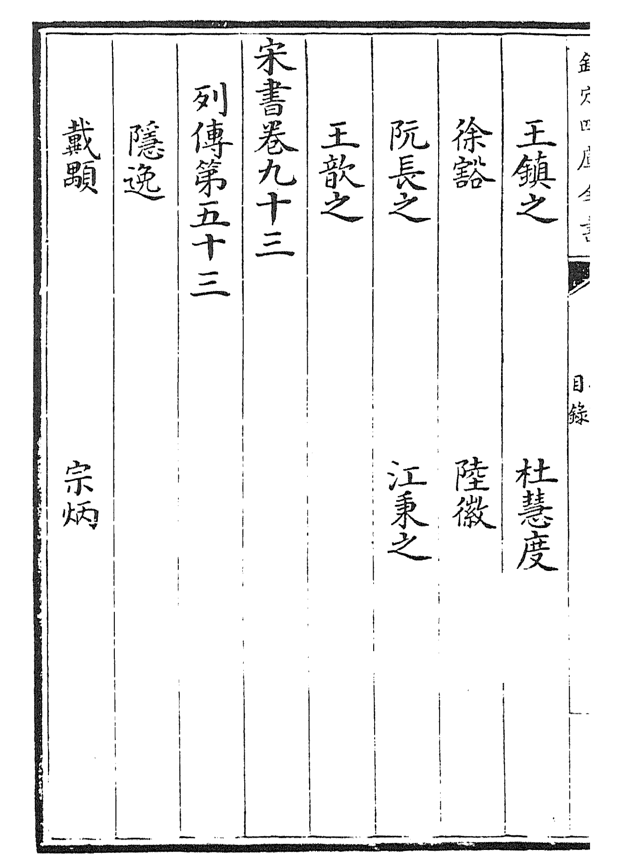
余齊民　孫棘

何子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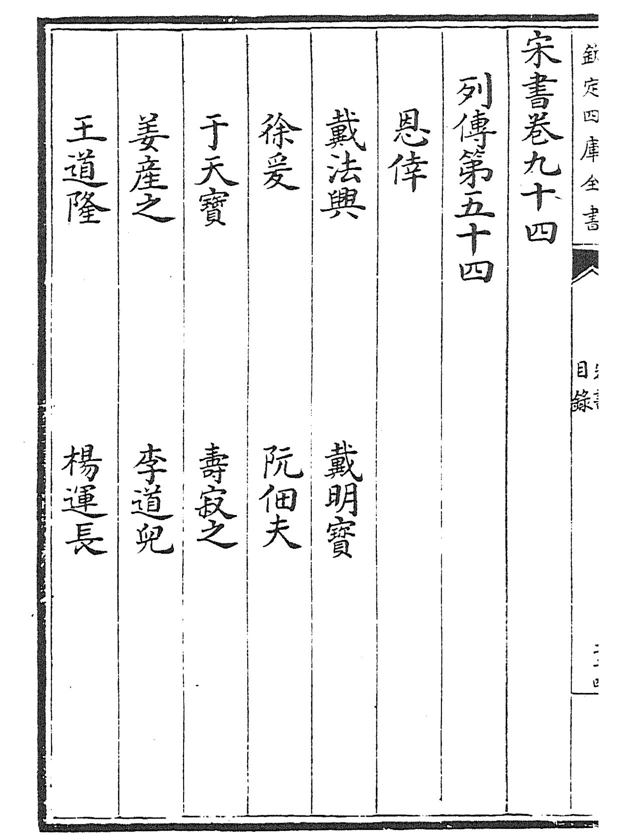
宋書卷九十二

列傳第五十二

良吏



周續之
王弘之
阮萬齡
孔淳之
劉凝之
龔祈
翟法賜
陶潛
宗彧之
沈道虔
郭希林
雷次宗
朱百年
王素
劉睦之
關康之



宋書卷九十四

列傳第五十四

宋書卷九十五

列傳第五十五

索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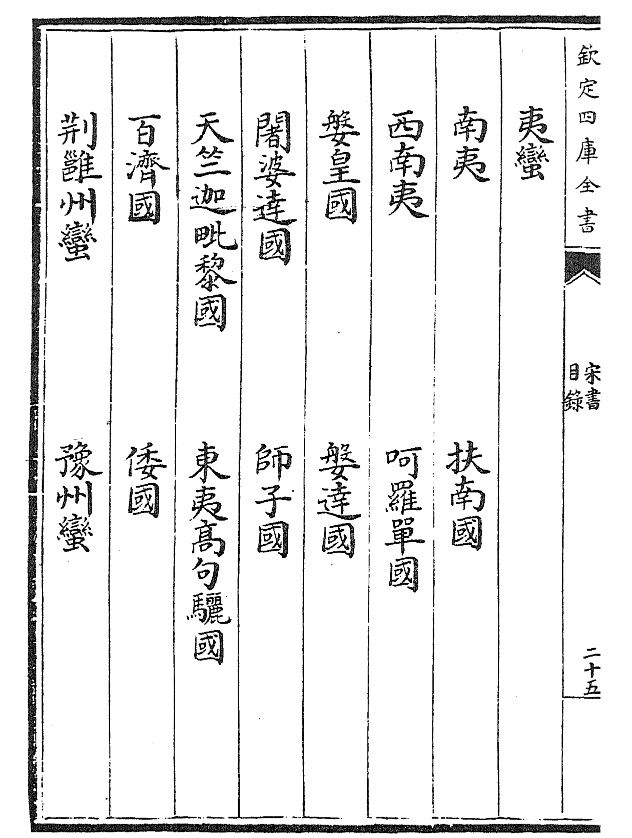
宋書卷九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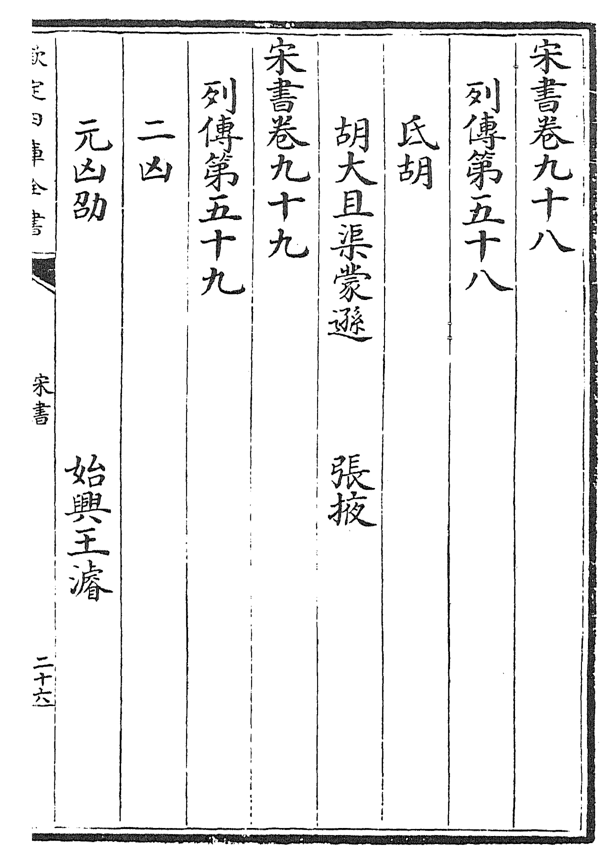
列傳第五十六

鮮卑　吐谷渾

宋書卷九十七

列傳第五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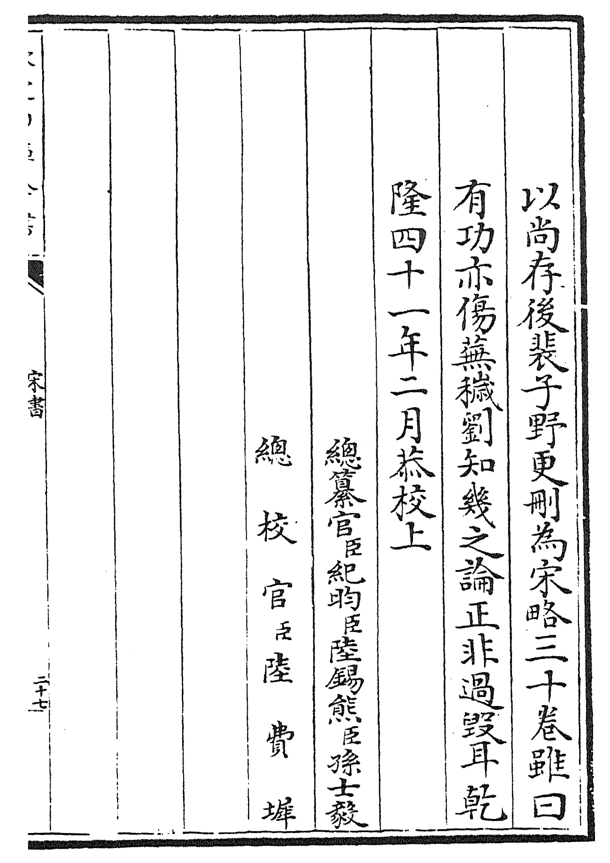


宋書卷一百

列傳第六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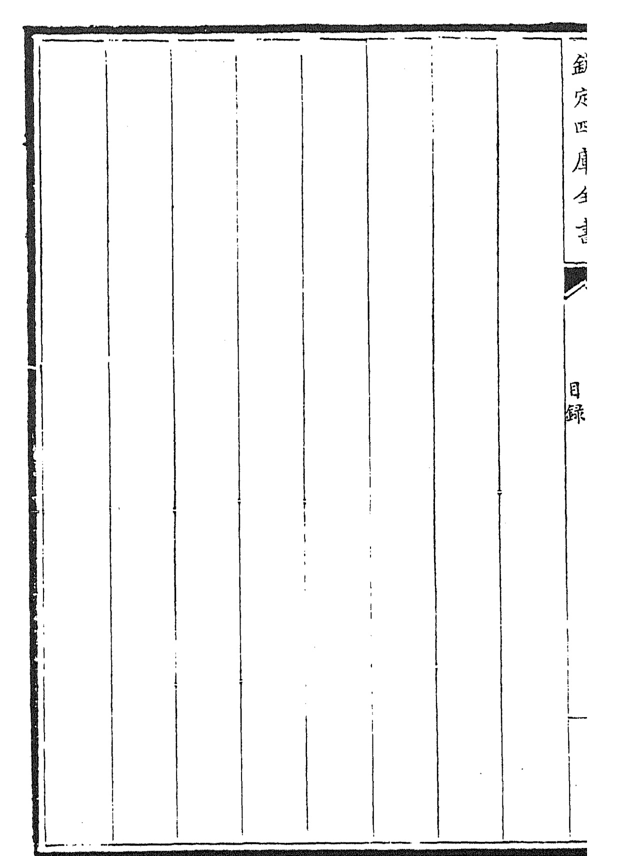
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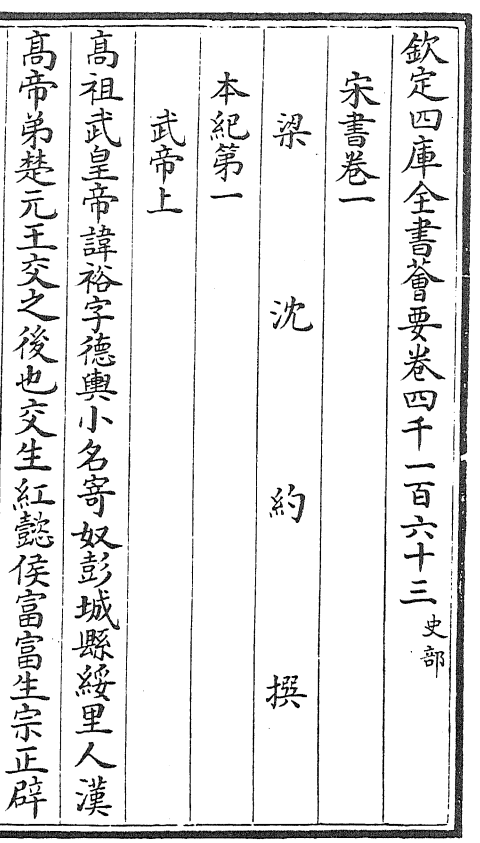
臣等謹案宋書一百卷梁沈約撰約為是書本於何承天山謙之蘇寶生所撰旁采徐爰之說晁公武謂其志兼載魏晉失于限斷葉適則謂其可補兩漢三國之闕說各有取今借以參考諸史雖失之煩雜而歷代故實藉


以尚存後裴子野更刪為宋略三十卷雖曰有功亦傷蕪穢劉知幾之論正非過毀耳乾隆四十一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一百六十三 史部

宋書卷一

梁　沈　約　撰

本紀第一

武帝上

高祖武皇帝諱裕字德輿小名寄奴彭城縣綏里人漢

高帝弟楚元王交之後也交生紅懿侯富富生宗正辟

彊辟彊生陽城繆侯德德生陽城節侯安民安民生陽

城鼇侯慶忌慶忌生陽城肅侯岑岑生宗正平平生東
武城令某某生東萊太守景景生明經洽洽生博士弘
弘生瑯邪都尉悝悝生魏定襄太守某某生邪城令亮
亮生晉北平太守膺膺生相國掾熈熈生開封令旭孫
旭孫生混始過江居晉陵郡丹徒縣之京口里官至武
原令混生東安太守靖靖生郡功曹翹是為皇考高祖
以晉哀帝興寧元年歲次癸亥三月壬寅夜生及長身
長七尺六寸風骨竒特家貧有大志不治廉隅事繼母

以孝謹稱初為冠軍孫無終司馬安帝隆安三年十一
月妖賊孫恩作亂於會稽晉朝衛將軍闕　謝琰前
將軍劉牢之東討牢之請高祖參府軍事十二月牢之
至吳而賊緣道屯結牢之命高祖與數十人覘賊遠近
會遇賊至衆數千人高祖便進與戰所將人多死而戰
意方厲手奮長刀所殺傷甚衆牢之子敬宣疑高祖淹
久恐為賊所困乃輕騎尋之既而衆騎並至賊乃奔退
斬獲千餘人推鋒而進平山陰恩遁還入海四年五月

恩復入會稽殺衛將軍謝琰十一月劉牢之復率衆東征恩退走牢之屯上虞使高祖戍句章城句章城既卑小戰士不盈數百人高祖常被堅執鋭為士卒先每戰輒摧鋒陷陣賊乃退還浹口于時東伐諸帥御軍無律士卒暴掠甚為百姓所苦唯高祖法令明整所至莫不親賴焉五年春孫恩頻攻句章高祖屢摧破之恩復走入海三月恩北出海鹽高祖追而翼之築城于海鹽故治賊日来攻城城内兵力甚弱高祖乃選敢死之士數

百人咸脱甲冑執短兵並皷噪而出賊震懼奪氣因其懼而奔之並棄甲散走斬其大帥姚盛雖連戰尅勝然衆寡不敵高祖獨深慮之一夜偃旗匿衆若已遁者明晨開門使羸疾數人登城賊遥問劉諱所在曰夜已走矣賊信之乃率衆大上高祖乘其懈怠奮擊大破之恩知城不可下乃進向滬瀆高祖復棄城追之海鹽令鮑陋遣子嗣之以吳兵一千請為前驅高祖曰賊兵甚精吳人不習戰若前驅失利必敗我軍可在後為聲援不

從是夜高祖多設伏兵兼置旗鼓然一處不過數人明
日賊率衆萬餘迎戰前驅既交諸伏皆出舉旗鳴鼓賊
謂四面有軍乃退嗣之追奔為賊所沒高祖且戰且退
賊盛所領死傷且盡高祖慮不免至向伏兵處乃止令
左右脫取死人衣賊謂當走反停疑猶有伏高祖因呼
更戰氣色甚猛賊衆以為然乃引軍去高祖徐歸然後
散兵稍集五月孫恩破滬瀆殺吳國内史袁山松死者
四千人是月高祖復破賊於婁縣六月恩乘勝浮海奄

至丹徒戰士十餘萬劉牢之猶屯山陰京邑震動高祖倍道兼行與賊俱至于時衆力既寡加以步遠疲勞而丹徒守軍莫有鬬志恩率衆數萬鼓噪登蒜山居民皆荷擔而立高祖率所領奔擊大破之投巘赴水死者甚衆恩以鼓排音敗自載僅得還船雖被摧破猶恃其衆力徑向京師樓船高大値風不得進旬日乃至白石尋知劉牢之已還朝廷有備遂走向鬱洲八月以高祖為建武將軍下邳太守領水軍追恩至鬱洲復大破恩恩南

走十一月高祖追恩於滬瀆及海鹽又破之三戰並大獲俘馘以數萬恩自是饑饉疾疫死者大半自浹口奔臨海元興元年正月驃騎將軍司馬元顯西伐荆州刺史桓玄玄亦率荆楚大衆下討元顯元顯遣鎮北將軍劉牢之拒之高祖參其軍事次溧洲玄至高祖請擊之不許將遣子敬宣詣玄請和高祖與牢之甥東海何無忌並固請不從遂遣敬宣詣玄玄尅京邑殺元顯以牢之為會稽内史懼而告高祖曰便奪我兵禍其至矣今

當北就高雅之於廣陵舉事卿能從我去乎答曰將軍以勁卒數萬望風降服彼新得志威震天下三軍人情都已去矣廣陵豈可得至邪諱當反復還京口耳牢之叛走自縊死何無忌謂高祖曰我將何之高祖曰鎮北去必不免卿可隨我還京口桓玄必能守節北面我當與卿事之不然與卿圖之今方是玄矯情任筭之日必將用我輩也桓玄從兄修以撫軍鎮丹徒以高祖為中兵參軍軍郡如故孫恩自奔敗之後徒旅漸散懼生見

獲乃於臨海投水死餘衆推恩妹夫盧循為主桓玄欲且緝寧東土以循為永嘉太守循雖受命而寇暴不已五月玄復遣高祖東征時循自臨海入東陽二年正月玄復遣高祖破循於東陽循奔永嘉復追破之斬其大帥張士道追討至于晉安循浮海南走六月加高祖彭城内史桓玄為楚王將謀簒盜玄從兄衛將軍謙屏人問高祖曰楚王勲德隆重四海歸懐朝廷之情咸謂宜有揖讓卿意以為如何高祖既志欲圖玄乃遜辭答曰

楚王宣武之子勳德葢世晉室微弱民望久移乘運禪代有何不可譙喜曰卿謂可爾便當是真可爾十二月桓玄篡帝位遷天子於尋陽桓修入朝高祖從至京邑玄見高祖謂司徒王謐曰昨見劉裕風骨不恒葢人傑也每遊集輒引接慇懃贈賜甚厚高祖愈惡之或說玄曰劉諱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不為人下宜蚤為其所玄曰我方欲平蕩中原非劉裕莫可付以大事關隴平定然後當别議之耳玄乃下詔曰劉諱以寡制衆屢摧

妖鋒汎海窮追十殄其八諸將力戰多被重創自元帥以下至于將士並宜論賞以叙勲烈先是高祖東征盧循何無忌隨至山隂勸於會稽舉義高祖以為玄未據極位且會稽遥遠事濟為難俟其篡逆事著徐於京口圖之不憂不尅至是桓脩還京高祖託以金創疾動不堪步從乃與無忌同船共還建興復之計於是與弟道規沛郡劉毅平昌孟昶任城魏詠之高平檀憑之琅邪諸葛長民太原王元德隴西辛扈興東莞童厚之並同

義謀時桓脩弟弘為征虜將軍青州刺史鎮廣陵道規為弘中兵參軍昶為州主簿乃命毅潛往就昶聚徒於江北謀起兵殺弘長民為豫州刺史刁逵左軍府參軍謀據歷陽相應元德厚之謀於京邑聚衆攻玄並尅期齊發三年二月己丑朔乙卯高祖託以遊獵與無忌等收集義徒凡同謀何無忌魏詠之詠之弟欣之順之檀憑之憑之從子韶弟祗隆與叔道濟道濟從兄範之高祖弟道憐劉毅毅從弟藩孟昶昶族弟懐玉河内向彌

管義之陳留周安穆臨淮劉蔚從弟珪之東莞臧喜從弟寶符從子穆生童茂宗陳郡周道民漁陽田演譙國范清等二十七人願從者百餘人丙辰詰旦城開無忌服傳詔服稱詔居前義衆馳入齊聲大呼吏士驚散莫敢動即斬脩以徇高祖哭甚慟厚加殯斂孟昶勸弘其日出獵未明開門出獵人昶道規毅等率壯士五六十人因開門直入弘方噉粥即斬之因收衆濟江義軍初尅京城脩司馬刁弘率文武佐吏來赴高祖登城謂之

曰郭江州已奉乘輿反正於尋陽我等並被密詔誅除
逆黨同會今日賊玄之首已當梟於大航矣諸君非大
晉之臣乎今來欲何為弘等信之收衆而退毅既至高
祖命誅弘毅兄邁先在京師事未發數日高祖遣同謀
周安穆報之使為内應邁外雖酬許内甚震懼安穆見
其惶駭慮事必泄乃馳歸時玄以邁為竟陵太守邁不
知所為便下船欲之郡是夜玄與邁書曰北府人情云
何卿近見劉諱何所道邁謂玄已知其謀晨起白之玄

驚懼封邁為重安侯既而康邁不執安穆使得逃去乃殺之誅元徳扈興厚之等召桓謙卞範之等謀拒高祖謙等曰亟遣兵擊之玄曰不然彼兵速鋭計出萬死若行遣水軍不足相抗如有蹉跌則彼氣成而吾事敗矣不如屯大衆於覆舟山以待之彼空行二百里無所措手鋭氣已挫既至忽見大軍必驚懼駭愕我案兵堅陣勿與交鋒彼求戰不得自然走散此計之上也謙等固請乃遣頓丘太守吳甫之右衛將軍皇甫敷北拒義軍

玄自聞軍起憂懼無復為計或曰劉諱等衆力甚弱豈
辦之有成陛下何慮之甚玄曰劉諱足為一世之雄劉
毅家無擔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甥酷
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衆推高祖為盟主移檄京
邑曰夫治亂相因理不常泰狡焉肆虐或值聖明自我
大晉陽九屢構隆安以來難結皇室忠臣碎於虎口貞
良斃於豺狼逆臣桓玄陵虐人鬼阻兵荆郢肆暴都邑
天未亡難凶力繁興踰年之間遂傾皇祚主上播越流

幸非所神器沉淪七廟毁墜戛后之罹泥殪有漢之遭
莽卓方之於玄未足爲喻自玄篡逆于今歷年亢旱彌
時民無生氣加以士庶疲於轉輸文武困於造築父子
乖離室家分散豈唯大東有杼軸之悲摽梅有傾筐之
怨而已哉仰觀天文俯察人事此而能久孰有可亡凡
在有心誰不扼腕諱等所以叩心泣血不遑啟處者也
是故夕寐宵興援獎忠烈潛搆崎嶇險過履虎輔國將
軍劉毅廣武將軍何無忌鎮北主簿孟昶兖州主簿魏

詠之寧遠將軍劉道規龍驤將軍劉藩振威將軍檀憑之等忠烈斷金精貫白日荷戈奮袂志在畢命益州刺史毛璩萬里齊契掃定荊楚江州刺史郭昶之奉迎主上宮于尋陽鎮北參軍王元德等並率部曲保據石頭揚武將軍諸葛長民收集義士已據歷陽征虜參軍庾賾之等潛相連結以為內應同力協規所在蜂起即日斬偽徐州刺史安城王脩青州刺史弘首義衆既集文武爭先咸謂不有一統則事無以輯諱辭不獲已遂總

軍要庶上憑祖宗之靈下罄義夫之力翦戮逋逆蕩清京輦公侯諸君或世樹忠貞或身荷爵寵而並俛眉猾豎自効莫由顧瞻周道寧不弔乎今日之舉良其會也諱以虛薄才非古人接勢於已替之機受任於既頹之運丹誠未宣感慨憤躍望霄漢以永懷眄山川以增厲授檄之日神馳賊廷以孟昶為長史揔攝後事檀憑之為司馬百姓願從者千餘人三月戊午朔遇吳甫之於江乘甫之玄驍將也其兵甚鋭高祖躬執長刀大呼以

衝之衆皆披靡即斬甫之進至羅落橋皇甫敷率數千人逆戰寧遠將軍檀憑之與高祖各御一隊憑之戰敗見殺其衆退散高祖進戰彌厲前後奮擊應時摧破即斬敷首初高祖與何無忌等共建大謀有善相者相高祖及無忌等並當大貴其應甚近惟云憑之無相高祖與無忌密相謂曰吾等既為同舟理無偏異吾徒皆咸富貴則檀不應獨殊深不解相者之言至是而憑之戰死高祖知其事必捷玄聞敷等並沒愈懼使桓謙屯東

陵口卞範之屯覆舟山西衆合二萬巳未旦義軍食畢棄其餘糧進至覆舟山東使丐士張旗幟於山上以為疑兵玄又遣武騎將軍庾禕之配以精卒利器助謙等高祖躬先士卒以奔之將士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呼聲動天地時東北風急因命縱火烟燭張天鼓譟之音震京邑謙等諸軍一時土崩玄始雖遣軍置陣而走意已決別使領軍將軍殷仲文具舟於石頭仍將子姪浮江南走庚申高祖鎮石頭城立留臺總百官焚桓温神

主於宣陽門外造晉新主立於太廟遣諸將帥追玄尚書王假率百官奉迎乘輿司徒王謐與衆議推高祖領揚州固辭乃以謐為錄尚書事領揚州刺史於是推高祖為使持節都督揚徐兗豫青冀幽并八州諸軍事領軍將軍徐州刺史先是朝廷承晉氏亂政百司縱弛桓玄雖欲釐整而衆莫從之高祖以身範物先以威禁內外百官皆肅然奉職二三日間風俗頓改且桓玄雖以雄豪見推而一朝便有極位晉氏四方牧守及在朝大

臣盡心伏事臣主之分定矣高祖位微於朝衆無一旅奮臂草萊之中倡大義以復皇祚由是王謐等諸人時衆民望莫不愧而憚焉諸葛長民失期不得發刁逵執送之未至而玄敗玄經尋陽江州刺史郭昶之備乘輿法物資之玄收略得二千餘人挾天子走江陵冠軍將軍劉毅輔國將軍何無忌振武將軍劉道規率諸軍追討尚書左僕射王愉愉子荆州刺史綏等江左冠族綏少有重名以高祖起自布衣甚相凌忽綏桓氏甥亦有

自疑之志高祖悉誅之四月奉武陵王遵為大將軍承制大赦天下唯桓玄一祖後不在赦例初高祖家貧嘗負刁逵社錢三萬經時無以還逵執録甚嚴王謐造逵見之密以錢代還由是得釋高祖名微位薄盛流皆不與相知唯謐交焉桓玄將篡謐手解安帝璽紱為玄佐命功臣及義旗建衆並謂謐宜誅唯高祖保持之劉毅嘗因朝會問謐璽紱所在謐益懼及王愉父子誅謐從弟諶謂謐曰王駒無罪而義旗誅之此是剪除勝已以

絶民望兄旣桓氏黨附名位如此欲求免得乎駒愉小字也謐懼奔于曲阿高祖牋白大將軍深相保謐迎還復位光祿勲丁承之左衛將軍褚粲游擊將軍司馬秀役使官人為御史中丞王禎之所糾察謝牋言辭怨憤承之造司宜藏高祖與大將軍牋白粲等備位大臣所懐必盡執憲不允自應據理陳訴而横興怨憤歸咎有司宜加裁當以清風軌並免官桓玄兒子韶聚衆向歷陽高祖命輔國將軍諸葛長民擊走之無忌道規破玄

大將鄭鈐等于桑落洲衆軍進據尋陽加高祖都督江州諸軍事玄旣還荆郢大聚兵衆召水軍造樓船器械率衆二萬挾天子發江陵浮江東下與冠軍將軍劉毅等相遇於峥嶸洲衆驚下擊大破之玄棄衆復挾天子還復江陵玄黨殷仲文奉晉二皇后還京師玄至江陵因西走南郡太守王騰之荆州别駕王康産奉天子入南郡府初征虜將軍益州刺史毛璩遣從孫祐之與叅軍費恬送弟喪州下有衆二百璩弟子脩之時為玄屯

騎校尉誘玄以入蜀至枚回洲恬與祐之迎射之益州督護馮遷斬玄首傳京師又斬玄子昇於江陵市初玄敗於峥嵘洲義軍以為大事已定追躡不速玄死幾一旬衆軍猶不至玄從子振逃於華容之浦中招聚逆黨數千人晨襲江陵城居民競出赴之騰之康産皆被殺桓謙先匿於沮川亦聚衆以應振為玄舉哀立喪廷謙率衆官奉璽綬于安帝無忌道規既至江陵與桓振戰于靈溪玄黨馮該又設伏于楊林義軍奔敗退還尋陽

兗州刺史辛禺懷貳會北青州刺史劉該反禺求征該次淮陰又反禺長史羊穆之斬禺傳首京師十月高祖領青州刺史甲仗百人入殿劉毅諸軍復進至夏口毅攻魯城道規攻偃月壘皆拔之十二月諸軍進平巴陵義熈元年正月毅等至江津破桓謙桓振江陵平天子反正三月天子至自江陵詔曰古稱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列貫三辰神人代序諒理本於造昧而運周於萬葉故盈否時襲四靈通其變王道或昧貞賢拯其危

天命所以永固人心所以攸穆雖夏周中傾賴靡申之績恭倫載竊實二代是維或秉資藉號或業隆異世猶詩書以之休詠記策用為美談未有因心撫民而誠發理應援神器於已淪若在今之盛者也朕以寡昧遭家不造越自遘閔屬當屯極逆臣桓玄乘釁縱慝窮凶恣虐滔天猾夏遂誣罔人神肆其篡亂祖宗之基旣湮七廟之饗胥殄若墜淵谷未足斯譬皇度有晉天縱英哲使持節都督楊徐兖豫青兾幽并江九州諸軍事鎮軍

將軍徐青二州刺史忠誠天亮神武命世用能貞明協契義夫響臻故順聲一唱二濵卷波英風振路宸居清謐暨冠軍將軍毅輔國將軍無忌振武將軍道規舟旗遄邁而元凶傳首回戈疊揮則荆漢霧廓俾宣元之祚永固於嵩岱傾基重造再集於朕躬宗廟歆七百之祐皇基融載新之命念功惟德永言銘懐固已道冠開闢獨絶終古書契以來未之前聞矣雖則功高靡尚理至難文而崇庸命德哲王攸先者將以弘道制治深闗盛

袞故伊望膺殊命之錫桓文饗備物之禮況宏徽不世顧邈百代者宜極名器之隆以光大國之盛而鎮軍謙虛自秉誠旨屢顯朕重逆仲父乃所以愈彰德美也鎮軍可進位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使持節徐青二州刺史如故顯祚大邦啟兹疆宇高祖固讓加錄尚書事又不受屢請歸藩天子不許遣百僚敦勸又親幸公第高祖惶懼詣闕陳請天子不能奪是月旋鎮丹徒天子重遣大使敦勸又不受乃改授都督荆司梁益

寧雍涼七州并前十六州諸軍事本官如故於是受命
解青州加領兖州刺史盧循浮海破廣州獲刺史吳隱
之即以循為廣州刺史以其同黨徐道覆為始興相二
年三月督交廣二州十月高祖上言曰昔天禍皇室巨
狡縱篡臣等義惟舊隷豫蒙國恩仰契信順之符俯厲
人臣之憤雖社稷之靈抑亦事由衆濟其翼奬忠勲之
佐文武畢力之士敷執在己之謙用虧國體之大輒攝
衆軍先上同謀起義始平京口廣陵二城臣及撫軍將

軍穀等二百七十二人并後赴義出都縁道大戰所餘一千五百六十六人又輔國將軍長民故給事中王元德等十人各一千八百四十八人乞正封賞其西征衆軍須論集續上於是尚書奏封唱義謀主鎮軍將軍諱豫章郡公食邑萬户賜絹三萬匹其餘封賞各有差鎮軍府佐吏降故太傅謝安府一等十一月天子重申前令加高祖侍中進號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固讓詔遣百僚敦勸三年二月高祖還京師將詣廷尉天子先

詣獄官不得受詰闕陳讓乃見聽旋于丹徒閏月府將
駱氷謀作亂將被執單騎走追斬之誅氷父永嘉太守
球球本東陽郡史孫恩之亂起義於長山故見擢用初
桓玄之敗以桓冲忠貞署其孫肖至是氷謀以肖爲主
與東陽太守殷仲文潛相連結乃誅仲文及仲文二弟
凡桓玄餘黨至是皆誅夷天子遣兼太常葛籍授公策
曰有扈滔天夷羿乘釁亂節干紀實撓皇極賊臣桓玄
怙寵肆逆乃摧傾華霍倒拔嵩岱五嶽既夷六地易所

公命世英縱藏器待時因心資敬誓雪國恥慨憤陵夷
誠發宵寐旣而歲月屢遷神器已遠忠孝幽寄實貫三
靈爾乃介石勝機宣契畢舉訴蒼天以為正揮義旅而
一驅奔鋒數百勢烈激電百萬不能抗限制路日直楨
城遂使衝鯨潰流暴鱗奔漢廟勝遠加重氛載滌二儀
廓清三光反照事遂永代功高開闢理微稱謂義感朕
心若夫道為身濟猶糜厥爵況乃誠德俱深勲冠天人
者乎是用建兹邦國永祚山河言念載懷匪云足報往

欽哉俾屏余一人長弼皇晉流風垂祚暉烈無窮其降
承嘉策對敭朕命十二月司徒錄尚書揚州刺史王謐
薨四年正月徵公入輔授侍中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揚州刺史錄尚書徐兖二州刺史如故表解兖州先
是遣冠軍劉敬宣伐蜀賊譙縱無功而返九月以敬宣
挫退遜位不許乃降為中軍將軍開府如故初偽燕主
鮮卑慕容德僭號於青州德死兄子超襲位前後屢為
邊患五年二月大掠淮北執陽平太守劉千載濟南太

守趙元驅略千餘家三月公抗表北討以丹陽尹孟昶監中軍留府事四月舟師發京都泝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船艦輜重步軍進琅邪所過皆築城留守鮮卑梁父莒城二戍並奔走慕容超聞王師將至其大將公孫五樓說超宜斷據大峴刈除粟苗堅壁清野以待之彼僑軍無資求戰不得旬月之間折棰以笞之耳超不從曰彼遠來疲勞勢不能久但當引令過峴我以鐵騎踐之不憂不破也豈有預芟苗稼先自蹴弱邪初公將行

議者以為賊聞大軍遠出必不敢戰若不斷大峴當堅守廣固刈粟清野以絕三軍之資非唯難以有功將不能自反公曰我揣之熟矣鮮卑貪不及遠計進利尅獲退惜粟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我一得入峴則人無退心驅必死之衆向懐貳之虜何憂不尅彼不能清野固守為諸君保之公既入峴舉手指天曰吾事濟矣六月慕容超遣五樓及廣寧王賀賴盧先據臨朐城既聞大軍至留羸老守廣固乃

悉出臨朐有巨蔑水去城四十里超告五樓曰急往據之晉軍得水則難擊也五樓馳進龍驤將軍孟龍符領騎居前奔往爭之五樓乃退衆軍步進有車四千兩分車為兩翼方軌徐行車悉張幔御者執矟又以輕騎為遊軍軍令嚴肅行伍齊整未及臨朐數里賊鐵騎萬餘前後交至公命兖州刺史劉藩弟幷州刺史道憐諮議參軍劉敬宣陶延壽參軍劉懐玉愼仲道索邈等齊力擊之日向昃公遣諮議參軍檀韶直趨臨朐韶率建威

將軍向彌參軍胡藩馳往即日陷城斬其牙旗悉虜超輜重超聞臨朐已拔引衆走公親鼓之賊乃大破超遁還廣固獲超馬偽輦玉璽豹尾等送于京師斬其大將段暉等十餘人其餘斬獲千計明日大軍進廣固即屠大城超退保小城於是設長圍守之圍高三丈外穿三重塹停江淮轉輸館穀於齊土撫納降附華戎歡悅援才授爵因而任之七月詔加公北青冀二州刺史超大將垣遵遵弟苗並率衆歸順公方治攻具城上人曰汝

不得張綱何能為也綱者超偽尚書郎其人有巧思會超遣綱稱藩於姚興乞師請救興偽許之而實憚公不敢遣綱從長安還泰山太守申宣執送之乃升綱於樓上以示城内城内莫不失色於是使綱大治攻具超求救不獲綱反見虜轉憂懼乃請稱藩求割大峴為界獻馬千疋不聽圍之轉急河北居民荷戈負糧至者日以千數錄事參軍劉穆之有經畧才具公以為謀主動止必諮焉時姚興遣使告公云慕容見與隣好又以窮告

急令當遣鐵騎十萬逕據洛陽晉軍若不退者便當遣鐵騎長驅而進公呼興使答曰語汝姚興我定燕之後息甲三年當平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穆之聞有羌使馳入而公發遣已去以興所言幷答具語穆之穆之尤公曰常日事無大小必賜與謀之此宜善詳之云何卒爾便答公所答興言未能威敵正足怒彼耳若燕未可拔羌救奄至不審何以待之公笑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故不語耳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遣救必畏我知

寧容先遣信命此是其見我伐燕内已懷懼自張之辭耳九月進公太尉中書監固讓偽徐州刺史段宏先奔索虜十月河北歸順張綱治攻具成設諸奇巧飛樓木幔之屬莫不畢備城上火石弓矢無所用之六年二月丁亥屠廣固超踰城走征虜賊曹喬胥獲之殺其亡命以下納口萬餘馬二千疋送超京師斬于建康市公之北伐也徐道覆仍有闚𨵦之志勸盧循乘虛而出循不從道覆乃至番禺說循曰本住嶺外豈以理極於此正

以劉公難與為敵故也今方領兵堅城之下未有旋日以此思歸死士掩襲何劉之徒如反掌耳不乘此機而保一日之安若平齊之後小息甲養衆不過一二年間必璽書徵君若劉公自率衆至豫章遣鋭師過嶺雖復將軍神武恐必不能當也今日之機萬不可失既尅都邑傾其根本劉公雖還無能為也循從之乃率衆過嶺是月寇南康廬陵豫章諸郡守皆委任奔走于時平齊問未至即馳使徵公公之初尅齊也欲停鎮下邳清盪

河洛既而被徵使至即日班師鎮南將軍何無忌與徐道覆戰于豫章敗績無忌被害内外震駭朝廷欲奉乘輿北走就公尋知賊定未至人情小安公至下邳以船運輜重自率精鋭步歸至山陽聞無忌被害則慮京邑失守乃卷甲兼行與數十人至淮上問行旅以朝廷消息人曰賊尚未至劉公若還便無所憂也公大喜單船過江逕至京口衆乃大安四月癸未公至京師解嚴息甲撫軍將軍劉毅抗表南征公與毅書曰吾往習擊妖

賊曉其變態新獲奸利其鋒不可輕宜須裝嚴畢與弟同舉又遣毅從弟藩往止之毅不從舟師二萬發自姑孰循之初下也使道覆向尋陽自寇湘中諸郡荆州刺史道規遣軍至長沙為循所敗逕至巴陵將向江陵道覆聞毅上馳使報循曰毅兵甚衆盛成敗事係之於此宜并力摧之若此克捷天下無復事矣根本旣定不憂上面不平也循即日發巴陵與道覆連旗而下別有八艚艦九枚起四層高十二丈公以南藩覆沒表送章綬

詔不聽五月劉毅敗績于桑落洲棄船步走餘衆不得去者皆為賊所擒初循至尋陽聞公已還不信也旣破毅乃審凱入之問並相視失色循欲退還尋陽進平江陵據二州以抗朝廷道覆謂宜乘勝徑進固爭之疑議多日乃見從毅敗問至内外洶擾于時北師始還多創痍疾病京師戰士不盈數千賊旣破江豫二鎮戰士十餘萬舟車百里不絶奔敗還者並聲其雄盛孟昶諸葛長民懼寇漸逼欲擁天子過江公不聽昶固請不止公

曰今重鎮外傾彊寇內逼人情危駭莫有固志若一旦遷動便自瓦解土崩江北亦豈可得至設令得至不過延日月耳今兵士雖少自足以一戰若其克濟則臣主同休苟厄運必至我當以死衛社稷橫尸廟門遂其由來以身許國之志不能遠竄於草間求活也我既決矣卿勿復言昶恐其不濟乃為表曰臣諱北討衆並不同唯臣贊諱行計致使彊賊乘間社稷危逼臣之辠也今謹引分以謝天下封表畢乃仰藥而死於是大開賞募

投身赴義者一同登京城之科發居民治石頭城建牙

誠嚴時議者謂宜分兵守諸津要公以為賊衆我寡若

分兵屯則測人虚實且一處失利則沮三軍之心今聚

衆石頭隨宜應赴既令賊無以測多少又於衆力不分

若徒旅轉集徐更論之耳移屯石頭乃柵淮斷查浦既

而羣賊大至公策之曰賊若於新亭直進其鋒不可當

宜且回避勝負之事未可量也若回泊西岸此成擒耳

道覆欲自新亭白石焚舟而上循多疑少決每欲以萬

全為慮謂道覆曰大軍未至孟昶便望風自裁大勢言之自當計日潰亂今決勝負於一朝旣非必定之道且殺傷士卒不如按兵待之公于時登石頭城以望循軍初見引向新亭公顧左右失色旣而回泊蔡洲道覆猶欲上循禁之自是衆軍轉集脩治越城築查浦藥園廷尉三壘皆聚以實衆冠軍將軍劉敬宣屯北郊輔國將軍孟懷玉屯丹陽郡西建武將軍王仲德屯越城廣武將軍劉默屯建陽門外使寧朔將軍索邈領鮮卑具裝

虎班突騎千餘匹皆被練五色自淮北至于新亭賊並聚觀咸畏憚之然猶冀京邑及三吳有應之者遣十餘艦來拔石頭柵公命神弩射之發輒摧陷循乃止不復攻柵設伏兵於南岸使羸老悉乘舟艦向白石公憂其從白石步上乃率劉毅諸葛長民北出拒之留參軍徐赤特戍南岸命堅守勿動公既去賊焚查浦步上赤特軍戰敗死沒有百餘人赤特棄餘衆單舸濟淮賊遂率數萬屯丹陽郡公率諸軍馳歸衆憂賊過咸謂公當徑

還拒戰公先分軍還石頭衆莫之曉解甲息士洗浴飲食之乃出列陳於南塘以赤特違處分斬之命叅軍諸葛叔度朱齡石率勁勇千餘人過淮羣賊數千皆長刀矛鋋精甲曜日奮躍爭進齡石所領多鮮卑善步矟並結陳以待之賊短兵弗能抗死傷者數百人乃退走會日暮衆亦歸劉毅之敗豫州主簿袁興國反叛據歷陽以應賊瑯邪内史魏順之遣將謝寶討斬之興國司馬襲寶順之不救而退公怒斬之順之詠之之弟也於是

功臣震慴莫敢不用命六月更授公大尉中書監加黄鉞受黄鉞餘固辭以司馬庾悦為建威將軍江州刺史自東陽出豫章七月庚申羣賊自蔡洲南走還屯尋陽遣輔國將軍王仲德廣川太守劉鍾河間太守蒯恩追之公還東府大治水軍皆大艦重樓高者十餘丈盧循遣其大將茍林寇江陵桓謙先於江陵奔羌又自羌入蜀偽主譙縱以為荆州刺史謙及譙道福率軍二萬出寇江陵適與林會相去百餘里荆州刺史道規斬謙于

枝江破林於江津追至竹町斬之初循之走也公知其必寇江陵登遣淮陵内史索邈領馬軍步道援荆州又遣建威將軍孫季高率衆三千自海道襲番禺江州刺史庾悅至五畝嶠賊遣千餘人攄斷嶠道悅前驅鄱陽太守虞丘進攻破之公治兵大辦十月率兖州刺史劉藩寧朔將軍檀韶等舟師南伐以後將軍劉毅監太尉留守府後事皆委焉是月徐道覆率衆三萬寇江陵荆州刺史道規又大破之斬首萬餘級道覆走還盆口初

公之遣索邈也邈在道為賊所斷道覆敗後方達自循東下江陵斷絶京邑之問傳者皆云已没及邈至方知循走循初自蔡洲南走留其親黨范崇民五千人高艦百餘戍南陵王仲德等聞大軍且至乃進攻之十一月大破崇民軍焚其舟艦收其散卒循廣州守兵不以海道為防是月建威將軍孫季高乘海奄至而城池峻整兵猶數千季高焚賊舟艦悉力而上四面攻之即日屠其城循父以輕舟奔始興季高撫其舊民戮其親黨勒

兵謹守初公之遣季高也衆咸以海道艱遠必至為難
且分徹見力二三非要公不從勑季高曰大軍十二月
之交必破妖虜卿今時當至廣州傾其巢窟令賊奔走
之日無所歸投季高受命而行如期剋捷循方治兵旅
舟艦設諸攻備公欲御以長筭乃屯軍雷池賊揚聲不
攻雷池當乘流逕下公知其欲戰且慮賊戰敗或於京
江入海遣王仲德以水艦二百於吉陽下斷之十二月
循道覆率衆數萬方艦而下前後相抗莫見舳艫之際

公悉出輕利鬬艦艄提幡鼓命衆軍齊力擊之又上步騎於西岸右軍參軍庾樂生乘艦不進斬而徇之於是衆軍並踊騰爭先軍中多萬鈞神弩所至莫不摧陷公中流蹙之因風水之勢賊艦悉泊西岸上軍先備火具乃投火焚之煙燭張天賊衆大敗追奔至夜乃歸循等還尋陽初分遣步軍莫不疑怪及燒賊艦衆乃悅服召王仲德請還為前驅留輔國將軍孟懷玉守雷池循聞大軍上欲走向豫章乃悉力柵斷左里大軍至左里將

戰公所執麾竿折折旛沉水衆並恠懼公歡笑曰往年覆舟之戰旛竿亦折今者復然賊必破矣即攻柵而進循兵雖殊死戰弗能禁諸軍乘勝奔之循單舸走所殺及投水死凡萬餘人納其降附宥其逼略遣劉藩孟懐玉輕軍追之循收散卒尚有數千人逕還廣州道覆還保始興公旋自左里天子遣侍中黄門勞師于行所

宋書卷一

宋書卷一考證

武帝紀上彭城縣綏里人○諸本同南史綏下有輿字

臣承蒼按劉延孫傳劉氏在彭城者分為三里帝室居綏輿里南史劉康祖傳作綏輿里輿輿二字相近未知孰是宋胡三省通鑑註又作綏德里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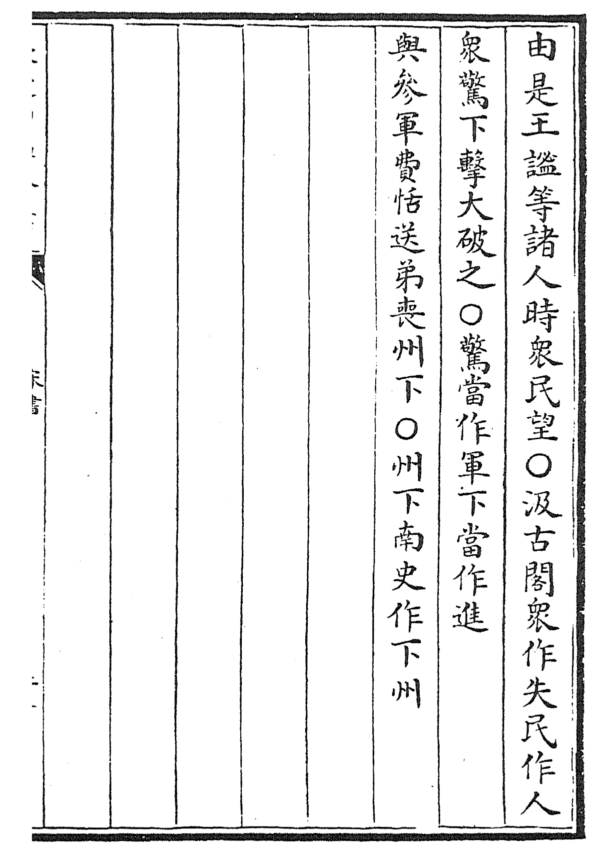
晉朝衛將軍闕謝琰○晉書謝琰為衛將軍與下句前將軍劉牢之書法正是一例並無闕文因諸本多同姑仍其舊

諱當反復還京口耳○反復通鑑作反服注謂反初服也應從通鑑

或說元曰劉諱龍行虎步視瞻不凡○南史此乃桓玄妻劉氏之語視瞻一本作瞻視

非劉裕莫可付以大事○本紀内凡遇帝名皆以諱字代之此獨出裕字似未畫一但諸本皆同或者因此處乃追述桓玄之語特用變例未可知也

尚書王假率百官奉迎乘輿○假南史作蝦



由是王謐等諸人時衆民望○汲古閣衆作失民作人

衆驚下擊大破之○驚當作軍下當作進

與參軍費恬送弟喪州下○州下南史作下州

宋書卷一考證

謹案目録第十頁前二行少帝司馬皇后下據傳

文脱武帝胡婕妤五字

第十頁前五行明恭王皇后下據傳文脱明帝陳

貴妃五字

第十頁前五行後廢帝江皇后下據傳文脱明帝

陳昭華五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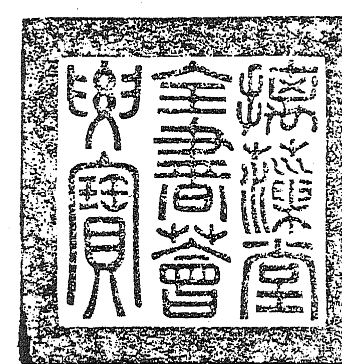
卷一第五頁前一行今當北就高雅之於廣陵舉

事諸本脱之字據劉敬宣傳及晉書王恭劉牢

之等傳增

第十二頁後七行綏少有重名據上下文及晉書王愉傳綏字乃愉字之訛

第十四頁前一行無忌道規破玄大將鄭鈴等于桑落洲據劉懷肅傳及晉書桓玄傳鄭鈴乃郭銓二字之訛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李　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書卷二三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一百六十四 史部

宋書卷二

梁 沈約 撰

本紀第二

武帝中

七年正月巳未振旅于京師改授大將軍揚州牧給班劒二十人本官悉如故固辭免南北征伐戰亡者並列上賻贈尸喪未反遣主師迎接致還本土二月盧循至

番禺爲孫季高所破收餘衆南走劉藩孟懐玉斬徐道覆于始興晉自中興以來治綱大弛權門并兼彊弱相凌百姓流離不得保其産業桓玄頗欲釐改竟不能行公既作輔大示軌則豪彊肅然遠近知禁至是會稽餘姚虞亮復藏匿亡命千餘人公誅亮免會稽内史司馬休之天子又申前命公固辭於是改授太尉中書監乃受命奉送黄鉞解冀州交州刺史杜慧度斬盧循傳首京師先是諸州郡所遣秀才孝廉多非其人公表天子

中明舊制依舊策試征西將軍荆州刺史道規疾患求歸八年四月改授豫州刺史以後將軍豫州刺史劉毅代之毅與公俱舉大義興復晉室自謂京城廣陵功業足以相抗雖權事推公而心不服也毅既有雄才大志厚自矜許朝士素望者多歸之與尚書僕射謝混丹陽尹郗僧施並深相結及西鎮江陵豫州舊府多割以自隨請僧施爲南蠻校尉既知毅不能居下終爲異端密圖之毅至西稱疾篤表求從弟兗州刺史藩以爲副貳

僞許焉九月藩入朝公命收藩及謝混並於獄賜死自表討毅又假黄鉞率諸軍西征以前鎮軍將軍司馬休之爲平西將軍荆州刺史兖州刺史道憐鎮丹徒豫州刺史諸葛長民監太尉留府事加太尉司馬丹陽尹劉穆之建威將軍配以實力壬午發自京師遣參軍王鎮惡龍驤將軍蒯恩前襲江陵十月鎮惡尅江陵毅及黨與皆伏誅十一月己卯公至江陵下書曰夫去弊拯民必存簡恕捨綱修綱雖煩易理江荆彫殘刑政多闕頃

年事故綏撫未週遂令百姓疲匱歲月滋甚財傷役困慮不幸生凋殘之餘而不減舊刻剝徵求不循政道宰莅之司或非良榦未能菲躬儉苟求盈給積習生常漸不知改近因戎役來涉二州踐境親民愈見其瘼思欲振其所急卹其所苦凡租税調役悉宜以見戶爲正州郡縣屯田池塞諸非軍國所資利入守宰者令一切除之州郡縣吏皆依尚書定制實戶置臺調癸卯梓材庚子皮毛可悉停省別量所出巴陵均折度支依舊兵運

原五歲刑已下凡所質錄賊家餘口亦悉原放以荆州十郡為湘州公乃進督以西陽太守朱齡石為益州刺史率衆伐蜀進公太傅揚州牧加羽葆鼓吹班劒二十人九年二月乙丑公至自江陵初諸葛長民貪淫驕横為士民所患苦公以其同大義優容之劉毅既誅長民謂所親曰昔年醢彭越今年誅韓信禍其至矣將謀作亂公克期至京邑而每淹留不進公卿以下頻日奉候於新亭長民亦驟出既而公輕舟密至已還東府矣長

民到門引前郤人閑語凡平生於長民所不盡者皆與
及之長民甚說已密命左右壯士丁旿等自幔後出於
坐拉焉長民墜牀又於地毆之死於牀側輿尸付廷尉
并誅其弟黎民旿驍勇有氣力時人爲之語曰勿跋扈
付丁旿先是山湖川澤皆爲豪彊所專小民薪採漁釣
皆責稅直至是禁斷之時民居未一公表曰臣聞先王
制治九土攸序分境畫疆各安其居在昔盛世人無遷
業故井田之制三代以隆秦革斯政漢遂不改富彊兼

并於是爲弊然九服弗擾所託成舊在漢西京大遷田景之族以實關中即以三輔爲鄉閭不復係之於齊楚自永嘉播越爰託淮海朝有匡復之算民復思本之心經畧之圖日不暇給是以寧民綏治猶有未遑及至大司馬桓溫以民無定本傷治爲深庚戌土斷以一其業于時財阜國豐實由於此自茲迄今彌歷年載畫一之制漸用穨弛雜居流寓閭伍弗修王化所以未純民瘼所以猶在臣荷重任恥責實深自非改調解張無以濟

治夫人情滯常難與慮始所謂父母之邦以為桑梓者
誠以生焉終焉敬愛所託耳今所居累世墳壟成行敬
恭之誠豈不與事而至請準庚戌土斷之科庶子本所
弘稍與事著然後率之以仁義鼓之以威武超大江而
跨黃河撫九州而復舊土則戀本之志乃速由於當年
在始暫勤要終所以能易伏惟陛下垂矜萬民憐其所
失永懷鴻鴈之詩思隆中興之業既委臣以國重期臣
以寧濟若所啟合允請付外施行於是依界土斷唯徐

兗青三州居晉陵者不在斷例諸流寓郡縣多被併省以公領鎮西將軍豫州刺史公固讓太傅州牧及班劒奉還黄鉞七月朱齡石平蜀斬僞蜀王譙縱傳首京師九月封公次子義眞爲桂陽縣公以賞平齊及定盧循也天子重申前命授公太傅揚州牧加羽葆鼓吹班劒二十人將吏百餘敦勸乃受羽葆鼓吹班劒餘固辭十年息民簡役築東府起府舍平西將軍荆州刺史司馬休之宗室之重又得江漢人心公疑其有異志而休之

兄子譙王文思在京師招集輕俠公執文思送還休之令自爲其所休之表廢文思并與公書陳謝十一年正月公收休之子文寶兄子文祖並於獄賜死率衆軍西討復加黃鉞領荆州刺史辛巳發京師以中軍將軍道憐監留府事休之上表自陳曰臣聞運不常一治亂代有陽九既謝圮終則泰昔篡臣肆逆皇綱絶紐十世未改鼎祚再隆大尉臣諱威武明斷首建義旗除蕩元凶皇居反正布衣匹夫匡復社稷南剿盧循北定廣固千

載以來功無與等由是四海歸美朝野推崇既位窮台牧權傾人主不能以道處功恃寵驕溢自以酬賞既極便情在無上刑戮逆濫政用暴苛問鼎之迹日彰人臣之禮頓缺陛下四時膳御觸事縣空宮省供奉十不一在皇后寢疾之際湯藥不周手與家書多所求告皆是朝士共所聞見莫不傷懷憤歎口不敢言前揚州刺史元顯第五息法興桓玄之釁逃遠於外王路既開始得歸本太傅之胤絕而復興凡在有懷誰不感慶諱吞噬

之心不避輕重以法興聰敏明慧必爲民望所歸芳蘭既茂内懷憎惡乃妄扇異言無罪即戮大司馬臣德文及王妃公主情計切逼並狼狽請命逆肆禍毒誓不矜許寃酷之痛感動行路自以地卑位重荷恩崇大乃以庶孽與德文嫡婚致兹非偶寔由威逼故衛將軍劉毅右將軍劉藩前將軍諸葛長民尚書僕射謝混南蠻校尉郗僧施或盛勲德肖令望在身皆社稷輔弼協讃所寄無罪無辜一旦夷滅猜忍之性終古所希臣自惟門

戶衰破賴之獲存皇家所重終古難匹是以公私歸馮
事盡祇順再授荆州輒苦陳告自以才弱位隆不宜久
荷分陜屢求解任必不見聽前經攜侍老母半家俱西
凡諸子姪悉留京輦臣兄子譙王文思雖年少常人粗
免咎悔性好交遊未知防遠羣醜交構爲其風聲謗遂
翦戮人士遠送文思臣順其此旨表送章節請廢文思
改襲大宗遣息文寶送女東歸自謂推誠奉順理不過
此豈意諱包藏禍心遂見討伐加惡文思構生罪釁羣

小之言遠近噂喈而臣純愚闇信必謂不然尋臣府司馬張茂度狼狽東歸南平太守檀範之復以此月三日委郡叛逆尋有審問東軍已上諱今此舉非有怨憎正以臣王室之幹位居藩岳時賢既盡唯臣獨存規以翦滅成其篡殺鎮北將軍臣宗之青州刺史臣敬宣並是諱所深忌憚欲以次除蕩然後傾移天日於事可易今荆雍義徒不召而集子來之衆其會如林豈臣無德所能綏致蓋七廟之靈理貫幽顯輒授文思振武將軍南

郡太守宗之子竟陵太守魯軌進號輔國將軍臣今與宗之親御大衆出據江津案甲抗威隨宜應赴今絳旗所指唯諱兄弟父子而已須剋蕩寇逆尋續馳聞由臣輕弱致諱淩横上慚俯愧無以厝顔休之府錄事參軍韓延之故吏也有幹用才能公未至江陵密使與之書曰文思事源遠近所知去秋遣康之送還司馬軍者推至公之極也而了不遜愧又無表疏文思經正不反此是天地之不容吾受命西討止其父子而已彼土僑舊

爲所驅逼一無所問往年郗僧施謝邵任集之等交構
積歲專爲劉毅謀主所以至此卿等諸人一時逼迫本
無纖釁吾處懷期物自有由來今在近路正是諸人歸
身之日若大軍登道交鋒接刃蘭艾吾誠不分故具示
意并示同懷諸人延之報曰承親率戎馬遠履西畿闔
境士庶莫不惶駭何者莫知師出之名故也今辱來疏
始知以譙王前事良增歎息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款愛
待物當於古人中求耳以君公有匡復之勳家國蒙頼

推德委誠每事諮仰譙王往以微事見劾猶自表遜位況以大過而當嘿然邪但康之前言有所不盡故重使胡道諮白所懷道未及反已奏表廢之所不盡者命耳推寄相與之懷正當如此有何不可便興兵戈自義旗秉權以來四方方伯誰敢不先相諮疇而逕表天子邪譙王爲宰相所責又表廢之經正何歸表使何因可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劉諱足下海內之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復欲欺誑國士天地所不容在彼不在此矣來

示言處懷期物自有由來今伐人之君啗人以利眞可謂處懷期物自有由來者矣劉藩死於閭闔之內諸葛豁於左右之手甘言詫方伯襲之以輕兵遂使席上靡款懷之士閫外無自信諸侯以是爲得筭良可恥也貴府將佐及朝廷賢德寄性命以過日心企太平久矣吾誠鄙劣嘗聞道於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未能自投虎口比迹郗任之徒明矣假令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與臧洪遊於地下不復多言公視書歎

息以示諸佐曰事人當如此三月軍次江陵初雍州刺史魯宗之常慮不爲公所容與休之相結至是率其子竟陵太守軌會于江陵江夏太守劉虔之邀之軍敗見殺公命彭城内史徐逵之參軍王允之出江夏口復爲軌所敗並沒時公軍泊馬頭即日率衆軍濟江躬督諸將登岸莫不奮踴爭先休之衆潰與軌等奔襄陽江陵平加領南蠻校尉將拜值四廢日佐史鄭鮮之褚叔度王弘傅亮白遷日不許下書曰此州積弊事故相仍民

疲田蕪杍軸空匱加以舊章乖昧事役頻苦童耄奪養
老稺服戎空戶從役或越紼應名每永懷民瘼宵分忘
寢誠宜蠲除苛政弘兹簡惠庶令凋風弊政與事而新
寧一之化成於朞月荊雍二州西局蠻府吏及軍人年
十二以還六十以上及扶養孤幼單丁大艱悉仰遣之
窮獨不能存者給其長賑府州久勲將吏依勞銓序并
除今年租稅四月公復率衆進討至襄陽休之奔羌天
子復重申前命授太傅揚州牧劒履上殿入朝不趨賛

拜不名加前部羽葆鼓吹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封公第三子義隆爲北彭城縣公以中軍將軍道憐爲荆州刺史八月甲子公至自江陵奉還黃鉞固辭太傅州牧前部羽葆鼓吹其餘受命朝議以公道尊勳重不宜復施敬護軍既加殊禮奏事不復稱名以世子爲兖州刺史十二年正月詔公依舊辟士加領平北將軍兖州刺史增都督南秦凡二十二州公以平北文武寡少不宜別置於是罷平北府以併大府以世子爲豫

州刺史三月加公中外大都督初公平齊仍有定關洛
之意値盧循侵逼故其事不諧荆雝既平方謀外畧會
羌主姚興死子泓立兄弟相殺關中擾亂公乃戒嚴北
討加領征西將軍司豫二州刺史以世子爲徐兖二州
刺史下書曰吾倡大義首自本州克復皇祚遂建勲烈
外夷勍敵内清姦宄皆邦人州黨竭誠盡力之效也情
若風霜義貫金石今當奉辭西旆有事關河弱嗣叨蒙
復忝今授情事纒綿可謂深矣頃軍國務殷刑辟未息

眷言懷之能不多歎其犯皐繫五歲以還可一原遣文武勞滿未蒙榮轉者便隨班序報公受中外都督及司州並辭大司馬琅邪王禮敬朝議從之公欲以義聲懷遠奉琅邪王北伐五月羌偽黄門侍郎尹沖率兄弟歸順又加公北雍州刺史前部羽葆鼓吹增班劒為四十人解中書監八月丁巳率大衆發京師以世子為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事尚書右僕射劉穆之為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入居東府摠攝内外九月公次于

彭城加領徐州刺史先是遣冠軍將軍檀道濟龍驤將軍王鎮惡步向許洛羌緣道屯守皆望風降服偽兖州刺史韋華先據倉垣亦率衆歸順公又遣北兖州刺史王仲德先以水軍入河仲德破索虜於東郡涼城進平滑臺十月衆軍至洛陽圍金墉泓弟偽平南將軍洸請降送于京師修復晉五陵置守衛天子詔曰夫嵩岱配極則乾道增輝藩嶽作屏則帝王成務是以夏殷資昆彭之伯有周倚齊晉之輔鑒諸前典儀刑萬代翼治扶

危靡不由此太尉公命世天縱齊聖廣淵明燭四方道
光宇宙爰自 闕 初迪則投懃王國妖螢孔熾則功存
社稷固以四維是荷萬邦攸賴者矣暨桓玄僭逆傾蕩
四海公深秉大節靈武霆震弘濟朕躬再造王室每惟
勲德銘于厥心遂北清海岱南夷百越荊雍稽服庸岷
順軌剋黜方難式遏寇虐及阿衡王猷班序內外仰與
絕風傍嗣逸業秉禮以整俗導王以垂訓聲教遠被無
思不洽爰暨木居海處之酋被髮彫題之長莫不忘其

陋險九譯來庭此葢播諸崴策靡究其詳者也曩者永嘉不綱諸夏幅裂終古帝居淪胥戎虜永言園陵率土同慕公明發遐慨撫機電征親董侯伯稜威致討旗旝首塗則八表響震偏師先路則多壘雲徹舊都載清五陵復禮百城屈膝千落影從自篇籍所載生民以來勳德懋功未有若此之盛者也昔周呂佐叡聖之主因三分之形把旄仗鉞一時指麾皆大啓疆宇跨州兼國其在桓文方茲尤儉然亦顯被寵章光錫殊品況乃獨絕

百代顧覿前烈者哉朕每弘鑒古訓思遵令圖以公深秉沖挹用闕大禮天人引領于兹歷載況今禹迹齊軌九隩同文司勳抗策普天增佇遂公高挹大懲國章三靈眷屬朕實祇懼便宜顯荅羣望允崇盛典其進位相國揔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為宋公備九錫之禮加璽綬遠遊冠位在諸侯王上加相國緑綟綬策曰朕以寡昧仰纘洪基夷羿乘釁蕩覆王室越在南鄙遷于九江宗祀絶饗人神無位提挈羣凶寄命江滸則我祖宗之業

奄墜于地七百之祚翦焉既傾若涉淵海罔知攸濟天
未絕晉誕育英輔振厥弛維再造區物興亡繼絕俾昏
作明元勳至德朕實賴焉今將授公典策其敬聽朕命
乃者桓玄肆僭滔天泯夏拔本塞源顛倒六位庶僚僶
俛四方莫卹公精貫朝日氣凌霄漢奮其靈武大殲羣
慝剋復皇邑奉帝歆神此公之節始於勤王者也授律
羣后泝流長騖薄伐崢嶸獻捷南郢大憝折首羣逆畢
夷三光旋采舊物反正此又公之功也出藩入輔弘茲

保鄣阜財利用繁殖生民編户歲滋疆宇日啓遵德明刑四境有截此又公之功也鮮卑負衆僭盜三齊狼噬兾青虔劉沂岱介恃遐阻仍爲邊毒公蒐乘秣駟負入遠疆衝櫓四臨萬雉俱潰竊號之虜顯戮司寇拓土三千申威龍漠此又公之功也盧循妖凶伺隙五嶺乘虛肆逆侵覆江豫旍拂衰内矢及王城朝野喪沮莫有固志家獻從卜之計國議遷都之規公乘轅南濟義形于色嶷然内湛視嶮若夷攄畧運竒英謨不世狡寇窮衂

喪旗宵遁俾我畿甸拯於將墜此又公之功也追奔逐北揚旍江瀆偏旅浮海指日遄至番禺之功俘級萬數左里之捷魚潰鳥散元凶遠迸傳首萬里海南肅清荒服來款此又公之功也劉毅叛渙負釁西夏凌上罔主志肆奸暴附麗協黨扇蕩王畿公御軌以刑消之不日倉兒電泝神兵風掃罪人斯得荆衡清晏此又公之功也譙縱怙亂寇竊一隅王化阻閡三巴淪溺公指命偏師授以良圖凌波浮湍致届井絡僭豎伏鑕梁岷革偃

此又公之功也馬休魯宗阻兵內侮驅率二方連旗稱亂公投袂星言研其上畧江津之師勢踰風電迴旆沔川寔繁震慴二叛奔迸荆雍來蘇玄澤浸育溫風潛被此又公之功也永嘉不競四夷擅華五都幅裂山陵幽辱祖宗懷没世之憤遺氓有匪風之思公遠齊伊宰納隍之仁近同小白滅亡之恥鞠旅陳師赫然大號分命羣帥北徇司兗許鄭風靡葦洛載清偽牧逆藩交臂請罪百年榛穢一朝掃濟此又公之功也公有康宇內之

勲重之以明德爰初發迹則竒謨冠古電聲殭妖則鋒無前對聿寧東畿大造黔首若乃草昧經綸化融於歳計扶危靜亂道固於苞桑辯方正位納之軌度蠲削煩苛較若畫一淳風美化盈塞宇宙是以絶域獻琛遐夷納貢王略所宣九服率從雖文命之東漸西被咎繇之邁于種德何以尚茲朕聞先王之宰世也庸勲尊賢建侯胙土褒以寵章崇其徽物所以協輔皇家永隆藩屏故曲阜光啓遂荒徐宅營丘表海四履有聞其在襄王

亦賴匡霸又命晉文備物光錫惟公道冠前烈勲高振古而殊典未加朕甚慒焉今進授相國以徐州之彭城沛蘭陵下邳淮陽山陽廣陵兖州之高平魯泰山十郡封公爲宋公錫兹玄土苴以白茅爰定爾居用建冢社昔晉鄭啓藩入作卿士周邵保傅出總二南内外之重公實兼之命使持節太尉尚書左僕射晉寧縣五等男湛授相國印綬宋公璽紱使持節兼司空散騎常侍尚書陽遂鄉侯泰授宋公茅土金虎符第一至第十左竹

使符第一至第十左相國位無不總禮絶朝班居常之名宜與事革其相國總百揆去録尚書之號上送所假節侍中中外都督太傅太尉印綬豫章公印策進揚州牧領征西將軍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如故公紀綱禮度萬國是式秉介蹈方罔有還志是以錫公大輅戎輅各一𤣥牡二駟公抑末敦本務農重積采蘩實殷稼穡惟阜是用錫公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公閑邪納正移風改俗陶鈞品物如樂之和是用錫公軒縣之樂六佾之

舞公宣美王化導揚休風華夷企踵遠人胥萃是用錫
公朱戶以居公官方任能網羅幽滯九皐辟野髦士盈
朝是用錫公納陛以登公當軸處中率下以義式遏寇
讎清除苛慝是用錫公虎賁之士三百人公明罰恤刑
庶獄詳允放命干紀罔有攸縱是用錫公鈇鉞各一公
龍驤鳳矯咫尺八紘括囊四海折衝無外是用錫公彤
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公溫恭孝思致虔禋祀忠
肅之志儀刑萬方是用錫公秬鬯一卣圭瓚副焉宋國

置丞相以下一遵舊儀欽哉其祗服往命茂對天休簡
恤庶邦敬敷顯德以終我高祖之嘉命置宋國侍中黃
門侍郎尚書左丞相隨大使奉迎枹罕虜乞佛熾槃遣
使詣公求効力討羌拜西平將軍河南公十三年正月
公以舟師進討留彭城公義隆鎮彭城軍次留城經張
良廟令曰夫盛德不泯義在祀典微管之歎撫事彌深
張子房道亞黃中照鄰殆庶風雲言感蔚爲帝師大拯
横流夷項定漢固以參軌伊望冠德如仁若乃神交圯

上道契商洛顯晦之間窈然難究源流淵浩莫測其端矣塗次舊沛佇駕留城靈廟荒殘遺象陳昧撫迹懷人慨然永歎過大梁者或佇想於夷門遊九原者亦流連於隨會可改構榱桷修飾丹青蘋蘩行潦以時致薦以紓懷古之情用存不刊之烈天子追贈公祖爲太常父爲左光祿大夫讓不受二月冠軍將軍檀道濟等次潼關三月庚辰大軍入河索虜步騎十萬營據河津公命諸軍濟河擊破之公至洛陽七月至陜城龍驤將軍王

鎭惡伐木爲舟自河浮渭八月扶風太守沈田子大破
姚泓於藍田王鎭惡剋長安生擒泓九月公至長安長
安豐稔帑藏盈積公先收其彝器渾儀土圭之屬獻于
京師其餘珍寶珠玉以班賜將帥執送姚泓斬于建康
市謁漢高帝陵大會文武於未央殿十月天子詔曰朕
聞先王之莅天下也上則大寶以尊德下則建侯以褒
功是以成勲告就文命有玄圭之錫四海來王姬旦饗
龜蒙之封夫翼聖宣績輔德弘猷禮窮元賞寵章希世

況明保沖昧獨運陶鈞者哉朕以不德遭家多難雲雷作屯夷羿竊命失位京邑遂播鑾荆艱難甲紂制命凶醜相國宋公天縱睿聖命世應期誠貫三靈大節宏發拯朕窮於巢幕迴靈命於已崩固已道窮北面暉格八表者矣及外積全國之勳内累戡黎之伐芟夷殭妖之始蘊崇奸猾之源顯仁藏用之道六府孔脩之績莫不雲行雨施能事必舉諒已方軌於三五不容於典策者焉自永嘉喪師綿踰十紀五都分崩然正朔時暨唯三

秦懸隔未之暫賓至令羌虜襲亂淫名三世資百二之
易守恃函谷之可關廟筭韜畧不謀之日久矣公命世
撫運闡曜威靈內研諸侯之慮外致上天之罰故能倉
兕甫訓則許鄭風偃鉦鉞未指則瀍洛露㧞俾舊闕元
陽復集萬國之軫東京父老重覩司隸之章俾朕負扆
高拱而保大洪烈是用遠鑒前典延即羣謀敬授殊錫
光啓疆宇乘馬之制有陋舊章嶶稱之美未窮上爵豈
足以顯報懋功允塞民望藩輔王畿長轡六合者乎寔

以公毎秉謙德畢不可踰難進之道以寵爲戚是故降損盛制且有後命也自玆迄今洪勳彌劭稜威九河魏趙底服迴轅崤潼連城冰泮遂長驅灞滻懸旍龍門逆虜姚泓係頸就擒百稔梗穢滌於崇朝祖宗遺憤雪於一旦涉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外罔有不服功固萬世其寧惟永豈金石雅頌所能讃揚寔可以告於神明勒銘嵩岱者已朕又聞之周道方遠則鸑鷟鳴岐二南播德則麟騶呈瑞自公大號初發爰暨告成靈祥炳煥

不可勝紀豈伊素雉遠至嘉禾近歸而已哉朕每仰鑒
玄應俯察人謀進惟道勳退惟國典豈得遂公沖挹而
久蘊盛策便宜敬行大禮允副幽顯之望其進宋公爵
為王以徐州之海陵東安北琅邪北東莞北東海北譙
北梁豫州之汝南北潁川北南頓凡十郡益宋國其相
國揚州牧領征西將軍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如故十
一月前將軍劉穆之卒以司馬徐羨之代掌留任大事
昔所決於穆之者皆悉以諮公欲息駕長安經畧趙魏

會稽之卒乃歸十二月庚子發自長安以桂陽公義眞爲安西將軍雍州刺史留腹心將佐以輔之閏月公自洛入河開汴渠以歸十四年正月壬戌公至彭城解嚴息甲以輔國將軍劉遵考爲并州刺史領河東太守鎭蒲坂公解司州領徐兗二州刺史固讓進爵六月受相國宋公九錫之命令曰孤以寡薄負荷殊重守位奉藩危溢是懼朝恩隆泰委美推功遂方軌齊晉擬議國典雖亮誠守分十稔于今而成命弗迴百辟胥暨內外庶

僚敦勉周至藉運來之功參休明之迹乘菲薄之資同
盛德之事監寐永言未知攸託隆祚之始思覃斯慶其
赦國內殊死以下今月二十三日昧爽以前悉皆原宥
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人賜粟五斛府州刑罪亦同蕩
然其餘詳依舊準詔崇豫章公太夫人爲宋公太妃世
子爲中軍將軍副貳相國府以太尉軍諮祭酒孔季恭
爲宋國尚書令青州刺史檀祗爲領軍將軍相國左長
史王弘爲尚書僕射其餘百官悉依天朝之制又詔宋

國所封十郡之外悉得除用先是安西中兵參軍沈田子殺安西司馬王鎮惡諸將軍復殺安西長史王脩關中亂十月公遣右將軍朱齡石代安西將軍桂陽公義真爲雍州刺史義真既還爲佛佛虜所追大敗僅以身免諸將帥及齡石並没領軍檀祗卒以中軍司馬檀道濟爲中領軍十二月天子崩大司馬琅琊王即帝位元熙元年正月詔遣大使徵公入輔又申前命進公爵爲王以徐州之海陵東海北譙北梁豫州之新蔡兗州

之北陳留司州之陳郡汝南潁州滎陽十郡增宋國七月乃受命赦國内五歲刑以下遷都壽陽以尚書劉懷慎爲北徐州刺史鎮彭城九月解揚州十二月天子命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鐘虡宮懸進王太妃爲太后王妃爲王后世子爲太子王子王孫爵命之號一如舊儀

二年四月徵王入輔六月至京師晉帝禪位于王詔曰

夫天造草昧樹之司牧所以陶鈞三極統天施化故大道之行選賢與能隆替無常期禪代非一族貫之百王由來尚矣晉道陵遲仍世多故爰暨元興禍難既積至三光貿位冠履易所安皇播越宗祀墮泯則我宣元之祚永墜于地顧瞻區域翦焉已傾相國宋王天縱聖德靈武秀世一匡頹運再造區夏固以興滅繼絶舟航淪溺矣若夫仰在璿璣旁穆七政薄伐不庭開復疆宇遂乃三俘僞主開滌五都雕顔卉服之鄉龍荒朔漠之長

莫不迴首朝陽沐浴玄澤故四靈効瑞川岳啓圖嘉祥雜遝休應炳著玄象表革命之期華裔注樂推之願代德之符著乎幽顯瞻烏爰止允集明哲夫豈延康有歸咸熙告謝而已哉昔火德既微魏祖底績黃運不競三后肆勤故天之歷數寔有攸在朕雖庸闇昧於大道永鑒廢興爲日已久念四代之高義稽天人之至望予其遜位別宮歸禪于宋一依唐虞漢魏故事詔草既成送呈天子使書之天子即便操筆謂左右曰桓玄之時天

命已改重為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
甲子策曰咨爾宋王夫玄古權輿悠哉邈矣其詳靡得
而聞爰自書契降逮三五莫不以上聖君四海止戈定
大業然則帝王者宰物之通器君道者天下之至公昔
在上葉深鑒兹道是以天禄既終唐虞弗得傳其嗣符
命來格舜禹不獲全其謙所以經緯三才澄序彝化作
範振古垂風萬葉莫尚於兹自是厥後歷代彌劭漢既
嗣德於放勛魏亦方軌於重華諒以協謀乎人鬼而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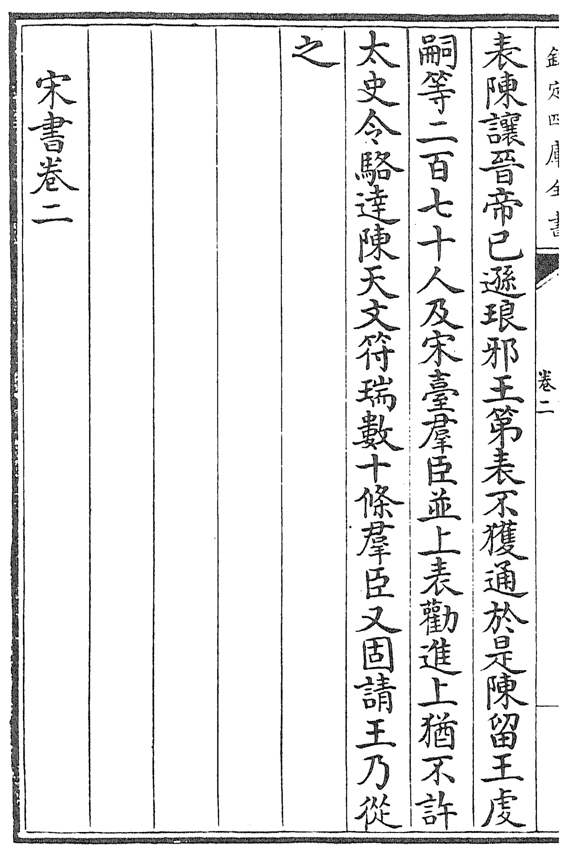
百姓爲心者也昔我祖宗欽明辰居其極而明晦代序盈虧有期翦商兆禍非唯一世曾是弗𠇍矧伊在今天之所廢有自來矣唯王體上聖之姿苞二儀之德明齊日月道合四時乃者社稷傾覆王拯而存之中原蕪梗又濟而復之自負固不賓干紀放命肆逆滔天竊據萬里靡不潤之以風雨震之以雷霆九伐之道既敷八法之化自理豈伊博施於民濟斯黔庶固以義洽四海道威八荒者矣至於上天垂象四靈効徵圖讖之文既明

人神之望已改百工歌於朝庶民頌于野億兆抃踊傾佇惟新自非百姓樂推天命攸集豈伊在予所得獨專是用仰祇皇靈俯順羣議敬禪神器授帝位于爾躬大祚告窮天祿永終於戲王其允執其中敬遵典訓副率土之嘉願恢洪業於無窮時膺休祐以答三靈之眷望
又璽書曰蓋聞天生蒸民樹之以君帝皇寄世實公四海崇替係於勲德升降存乎其人故有國必亡卜年著其數代謝無常聖哲握其符昔在上世三聖係軌疇咨

四嶽以弘揖讓惟先王之有作永垂範於無窮及劉氏
致禪宜堯是法有魏告終亦憲茲典我世祖所以撫歸
運而順人事乘利見而定天保者也而道不常泰戎夷
亂華喪我洛京虧國江表仍遘否運淪沒相因逮于元
興遂傾宗祀幸賴神武光天大節宏發匡復我社稷重
造我國家惟王聖德欽明則天光大應期誕載明保王
室內紓國難外播宏畧誅大憝於漢陽逋僭盜於沂渚
澄氛西岷肅清南越再靜江湘拓定樊沔若乃永懷區

宇思一聲教王師首路則伊洛澄流稜威崤潼則華嶽褰霧僞酋銜璧咸陽即序雖彝器所銘詩書所詠庸勲之盛莫之與二也遂偃武修文誕敷德政八統以馭萬民九職以刑邦國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故能信著幽顯義感殊方自歷世所賓舟車所暨靡不謳歌仁德抃舞來庭朕每敬惟道勲永察符運天之歷數實在爾躬是以五緯升度屢示除舊之迹三光協數必昭布新之祥圖讖禎瑞皎然斯在加以龍顏英特天授殊姿君人之

表煥如日月傳稱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詩云有命自天
命此文王天或躍在淵者終饗九五之位勳格天地者
必膺大寶之業昔土德告沴傳胙于我有晉今歷運改
卜永終于兹亦以金德而傳于宋仰四代之休義鑒明
昬之定期詢于羣公爰逮庶尹咸曰休哉罔違朕志今
遣使持節兼太保散騎常侍光禄大夫澹兼太尉尚書
宣範奉皇帝璽綬受終之禮一如唐虞漢魏故事王其
允荅人神君臨萬國時膺靈祉酬于上天之眷命王奉



表陳讓晉帝已遜琅邪王第表不獲通於是陳留王虔嗣等二百七十人及宋臺羣臣並上表勸進上猶不許太史令駱達陳天文符瑞數十條羣臣又固請王乃從之

宋書卷二

宋書卷二考證

武帝紀中遣主師迎接致還本土○主一本誤王師一本作帥

或非良幹未能菲躬儉○躬下當有節字或儉下脫一用字

休之府錄事參軍韓延之故吏也○一本延之下有公之二字文意更明

劉藩死於閶闔之內○閶通鑑作閭

叜暨木居海處之酋○酋監本訛首今改正

再造區物○物南史作寓

宋書卷二考證